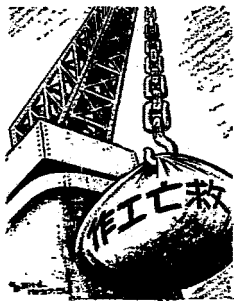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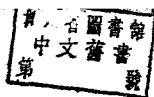
戰時小叢刊之十三

戰時的後方

張天翼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J
10413
24

戰時小叢刊之十三

戰時的後方

聯群出版社刊行

目次

上卷

戰時的上海街頭·····	張天翼	一
難民行列·····	佚名	八
在難民收容所有感·····	何家槐	九
在難民收容所·····	陳毅	一一
戰時一童軍·····	韓尚義	一七
永難忘懷的英國兵·····	昭常人	二五
傷兵醫院羣像·····	蔡上	二九
慰勞傷兵後記·····	沈茲九	四〇
傷兵包紮站巡禮·····	佚名	四三
里弄學校巡禮·····	陸芬琪	四五
戰時露天學校巡禮·····	黃海容	五〇

下卷

渾戰中後方各地寫真·····	仲某	五四
戰時的江南·····	梵戈	五七
從上海到南京·····	昭愷	六七
從嘉定到王家橋·····	蕭慕若	七〇
戰時的海門·····	黃露茜	七三
蘇州風景線·····	馮英子	七五
太湖的一角·····	柳乃夫	八〇
淞戰爆發後的南京·····	章伯雨	八一
從南京到漢口·····	辛人	八六
在後方的南昌·····	王孟	九〇
且說武漢·····	袁望諸	九二
由南京到徐州·····	張季純	九四
我們來到浙江的農村·····	力華	九七

上卷

戰時的上海街頭

難民不斷地經過外白渡橋南來，一輛一輛的卡車載着，多半却是步行，年青的排着年老的，男的扶着女的，攙着小孩子。他們歇息在外灘馬路的兩旁，用期望的眼色看着天。

「我們飛機就會要來的，」有人說。

我到那里是下午兩點鐘，剛在我們空軍跟敵人戰鬥之後，有一時的沉靜，我從公館馬路到外白渡橋，人們潮水樣的從百老匯路流到東熙華德路，慢慢地過橋，日本領事館的旗子，已經不見了，出雲艦在那里喘息，我沿蘇州河往西，混在難民羣裏到了四川路橋。

他們都很疲倦，可是一點也不沮喪，服飾掩不住地顯出一種光彩，表示光榮，並且興奮。

橋上有鐵絲網攔住，大家都應着靜悄悄的對岸——祇偶然有一兩個人走過，一架軍用馬託卡沿北蘇州路轉乍浦路往北去了。

一個女孩子叫：「東洋兵！」



她旁邊那個，大概是她父親，很沒氣力地躺在人行道上。現在他欠起身來大聲說：

「要是有人槍拍的一記！」

可是忽然橋上攔着的地方放開了。一輛卡車駛了過來，中間一挺機關槍，兩邊幾支步槍，上着刺刀。這又是日本兵！眼珠子四面溜着，神色很緊張，又十分着慌。司機簡直有點駕駛不住這一車，沒頭蒼蠅似的在馬路上走着「之」字路。

逃難的人羣裏忿忿地叫了起來：「東洋兵怎麼好到租界裏來！東洋兵好來，我們中國兵也好來！」

「上一次上海打仗，我們中國就吃的這個虧。東洋兵敗了好逃到租界裏，十九路軍就追不過來。衝過來就好了。」

那女孩子的父親坐了起來，他說我們要是沒有武器，我們就能從這邊衝過去。

「要是有人槍——我們要逃什麼難！祇要女人小困送過來，我們就——跟東洋人打！」

大家都擁在一起說着，疲倦也忘記了。他們誰都知道什麼人使得大家流離失所，誰都知道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誰。

我從四川路往南，到四馬路轉東。

難民不斷地從河南路來，從石路來，從外灘來，肩着箱子，拿着簍包，挾着包袱。從事救濟工作的人

拿着一旗，寫着某某同鄉會難民救濟所在什麼地方，沿路走來走去。

一家京戲院裏也有人躺着坐着，鐵門可關得緊緊的，外面擁着無數的人要求進去，看門的巡捕在門裏說着些什麼，好像有什麼苦衷的樣子，門可怎麼也不開，人行道上有幾百難民散在着。一個白頭髮老婆婆坐在箱子上，靠着戲院的牆，閉着眼。一個中年男子陪着她很安靜地替她打扇。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幫她母親拍小弟弟睡覺，時不時跑到街心裏去望天空，顯然她聽見了聲音，以為飛機來了。我蹲下來跟他們談天，他們一點也沒表示過什麼不幸，或者表示埋怨。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告訴我，他是住在楊樹浦的。

「楊樹浦有了危險，就是日本兵打敗了，」他說。

一個四十來歲的女人在路邊彷徨，眼睛哭得發紅發腫。她一家人都走散了。她說大人還不要緊，不放心的是她那六歲的小兒子——誰知道他有沒有給流彈打死呢？於是她重新又流下眼淚。

可是她並不怪這次的戰爭。仗是該打的。

「這都是東洋人！東洋人打中國人，打仗總規要打……都是東洋人！」

旁邊一個老年人微笑着看着我們，我用很勉強的上海話問他：

「老人家，你是那裏來的？」

他看周圍的人，答道：「這回我們打得起勁，拍喇拍喇拍喇……」

那四十來歲的女人岔嘴：「先生，他是個雙子。」接着指指戲院門口大塚對他說：「到門口去等等罷，門開了好進去。」

我買了一張號外，大家擁了過來。一個奶着孩子的疲女人顫顫腳，問我們：

「報上說些什麼？」——然後注視着我們。

這許多人還沒來得及被收容，沒有住處，沒有得吃的，有的家人還失散，可是他們還樂觀。他們對中國勝利的前途有了確信。中國祇有這種局面之下才配談「犧牲」。

也有人在哭泣：這是像小孩子生了痲子，被醫生開刀時候一樣的哭泣。

他們都很鎮靜，然而又興奮。他們在路上擁擠，然而不亂，是不是因為他們走得太累了呢？我不知道。總之，街頭上並非難民的人，反而顯得亂嘈嘈。大家動不動就無緣故地亂奔。一個人一跑，大家也慌慌張張就拔起腿子來。

「快跑快跑！」

「哈路道哈路道！」前面的一面跑一面問。

「勿騰得呀！」

大家抗戰的情緒當然是高漲的，對戰事是非常關心的。然而也看得出——民衆缺乏組織。

「八一三」事件是繼華北而起的第二砲。這不是個結束，而祇是一個開始。爲了準備全面的抗

戰，組織民衆的工作就決不能怕做，就非加緊起來不可了。

愛多亞路廣治卿路口——是難民最多的地方，大世界收容了許多。遠東飯店斜對面有一幢沒造好的六層大樓，也給難民佔滿了。外面圍着一道籬笆，旁邊一個小門出進。

這大都是十二、三號移來的，從虹口，從閘北，從引翔，還有從曹家渡，從大場來的，下面一層——一進門就是一個沒填好的方坑，裏面蓄着一汪綠膩膩的水，有誰就利用這點兒空處，安置了兩輛手推車。旁邊堆着小石子，高高低低的像小土邱，許多人在上面鋪着蓆子，躺在那里抱着膝頭坐在那里。

門口還排隊樣的有人進來。一個小孩子端着一碗紅棗湯走着，眼睛提防地釘着手裏，一面喊着叫人別碰翻他。

二樓以上的人大概因為來得早，帶來的東西就齊全些。竹床，行軍床，甚至有一張算式木床，帳子好好地掛着。在鬧鬧的人聲裏，什麼地方有一隻鴿在囁囁地叫。

一個電車賣票員掛着個袋子，攙一個小孩在人叢裏上樓。

「噢，」有人嚷，「賣票員也來逃難！」

那個回答：「不是的，這小人走散了，帶他來尋人的。」

在這空樓裏躺著坐著的，都料得到現在他們的家有沒有燬掉。我問一個人從哪里來的。閘北。他上海話裏夾着江北音，做什麼的呢？

「做小生意，」他答。

「你們店裏怎麼樣了？」

他聽了我的口音，於是用純粹的揚州話說：

「現在可不是完了麼。什麼東西都打掉了，沒得了。……呃先生，聽說今兒個把日本兵船炸沉了，一只，可是真的？」

問這句的時候，他眼睛裏發起光來。

另外一個告訴我，他是在××紗廠做工的。他旁邊躺着一位老婆婆，輕輕地在那里哼，手擋着眼睛。這是他的母親。他扶着她從楊樹浦來，上午八點鐘出發，下午三點鐘才到了這里。

隨後他手指腳舞地說了開去：「中國軍隊把公大紗廠打下了。這家紗廠說說是紗廠，其實是日本軍隊頂要緊的司令部，軍火藏了許許多多。日本老板很壞，昨天他還叫大家不要跑，說是十五號就發工錢，還說打仗打不到那里，叫大家好好做工，都是工人！這回日本軍隊怕工人說出去殺死了好幾個。」

「以前中國工人曉不得牠有軍火。」

「哪里曉得去！大家祇看見日本兵跑來跑去，也想不到是做司令部，哪里曉得倒是個頂要緊的地方，唔，我們把牠打下了——好了。」

十字路口也坐着許多人，帶着大大小小的包袱，卡車忙着跑來跑去。我們的飛機又來到了黃浦江上空，敵艦着慌地發射高射砲。

我走出離笆門，炸彈聲跟砲聲混在了一起。一朵朵的黑烟跟着飛機衝，好像是憑空長出來的，好像還沒消散，飛機可穿進了雲堆裏，又翹起頭從雲堆裏穿出來，漸漸看不見了。

街上一片雷似的掌聲，歡呼。

沿愛多亞路街往西走，我在李梅路口站住，因為又聽見了飛機的聲音。

高射砲又連連接地發吼，於是看見飛機一歪，方向轉了一下。

有一輛裝柴的卡車剛在路口停了一停，上面的工人們仰頭看着天上，忽然叫——「炸彈！」馬上跳下車。

人們都趕緊避到路邊。我往東面一看，聽見轟的一聲，一陣火光。於是前面全是黑烟。地下也給震得一跳。兩旁屋子的玻璃嘩的粉碎了。

「在大世界那里！在大世界那里！」

事後才知道是飛機中了一砲，炸彈才落下的。街頭的難民受了意外的災害。一個大慘劇！這責任該誰負呢？

誰都明白——要是租界不讓日軍退進來，要是租界不讓日軍做進攻我們的根據地，這種慘劇

決不會有的。

這種不幸，祇有一個方法，可以避免再發生。就是——不管我們的敵人在任何勢力包庇之下，我也進攻到底，追擊到底，而把敵人完全全消滅掉！

（早報）

難民行列

佚名

踏過了徐家匯的慈雲橋，那邊難民就像螞蟻似的滿佈着，老的，小的，那種慘烈的景像，使我不敢相信那是一種真實的情形，我相信我是走入了一種夢境，不是嗎？慈雲橋的那邊，踏入雲間巖的教堂，正在敲着靜靜的緩慢的鐘聲，那是爲着人類的幸福在新禱呵！

擺在我面前的一點也沒有錯，是兩個世界，難民們無可奈何地躺在地上，幾天的大雨，叫地上還留着泥漿，泥水浸濕了他們的身體。苦難叫負着全家生活重担的中年人呼不出聲來，一個個都沉默着，低着腦袋，這沉默充分地表現了他們內心的悲哀與憤怒，敵人的侵略，叫他們流離失所的。

計算起來，他們在徐家匯那兒一帶，已經等了一個多星期，上海的各救濟會雖則盡力的把他們救到法租界來，然而截至今天止，仍舊有一部人等在那兒，難民們的來源彷彿是無盡期，這其中，有一部份難民是住在中山路一帶的，多數是勞工階級，無知的份子，砲火的怒吼使他們嚇倒了，本來生活的壓迫就要使他們走上流亡的路上去，現在砲火聲更逼近了，流亡原是自然的事。但誰知道租界與

中國地界一排防禦的鐵絲網將他們擋住了。

這一星期來，幸好有幾個慈善團體裝來了一卡車一卡車的乾糧去接濟他們，否則他們不凍斃亦將餓死。有許多年老的受不了這種苦難，多數都奄奄一息了。記者親眼看見有幾具死屍，躺在難民的身邊，難民是無法憐惜難民死去的，憐惜的只是幾條徘徊在屍體身邊的貪婪的瘦狗得不到口。

在中山路上，我看見幾個青年的軍人，在勸難民仍舊回到家中去。他們告訴他滬西這條戰線至少要守四個月。有幾個難民是說動了，預備扶着担子仍舊到家中去，但有的仍舊固執不肯。

歸來時，有幾架敵機在腦袋上盤旋，難民羣衆聽見了嗡嗡的聲音，立刻都騷動了，扶老攜幼都紛紛地向牆腳邊樹底下躲，年老一點的和年幼一點的都墮入了臭水浜中，一時秩序大亂，彷彿天大的轟隆隆了。據住民說，這樣的事一天總要發生好幾次。

(救亡日報)

在難民收容所有感

何家槐

陰暗的天色下，飄浮着××飯店的未完成的建築。蒙着灰塵的柱子，瘦骨稜稜的矗立着，傲視着附近的一帶平房。在彷彿懸空掛着的一塊招牌上，寫着設備貴族化以及房間美術化等等的廣告。

可是這貴族化的飯店里，現在却擠滿着糞蛆般的難民。在層層重疊着的樓房里，雜亂地橫着簾子，被單，箱籠，馬桶，飯鍋，水壺，以及各種各樣的傢具。難民們喧嚷着，呻吟着，咒罵着，在黑暗的角度里，在

攙着竹籬或者破藍子的樓梯轉灣處，都聞得到大便和小便的奇臭。

少數身邊帶着一點錢和一點糧食的，還有點辦法，這些人有帆布床或者木板床，不致睡潮濕而又堅硬的石子堆；在午飯或者晚飯的時候，他們的身邊還升起了煮粥的烟火，浮起了使得大半難民們流涎的清香。

大多數難民却都是毫無糧食，憑着向鄰人要一只半隻大餅飽肚的。他們除了一身破舊的衣服和一身不能醫治的創痛，就沒有一點長物，每雙深陷的眼睛都閃耀着飢餓的烈火，除了偶爾有一二位善心的男女，在搶奪的圍攻之中忽忽地散了一些饅頭和包子，他們一直都是束緊着褲帶，眼睜着盼望更大規模的經常的救濟。

在這些難民中，甚至有些竟日得不到滴水的滋潤，因為里面沒有自來水的裝置，到外面老虎壯上去買呢，自然又沒有錢。挨雨淋却是家常的便飯，在那些時候，風雨往往是向毫無遮蔽遮攔的七層樓上傾注和吹打，濕透了所有的一切，呻吟和嘆息的聲音在這未來的大飯店里飛翔。

「那天才能回阿北哪！」

「那天才能回楊樹浦哪！」

聽着飛機在頭上不住盤旋，在半空中不斷響着機關槍聲或者高射砲聲的時候，這些難民們都不期然地會興起這些憂鬱而且憤怒的念頭。毀了他們的家庭，使他們流離失所的是誰，在「二二八」

的時候也許還不十分清楚，可是這一次教訓，却已經在他們的心上烙上了一個明白而且深刻的血印。

這樣的受苦難，沒有喝，沒有喫，可是一提到日本強盜他們就切齒，對於本國同胞却無條件地原諒了一切，這飯店原是在大世界附近，十四那天的炸彈就投擲在左近，那場血肉橫飛的慘景，他們都是目擊的，可是如果你問這些難民是不是怨恨自己的飛機，他們準會一致回答你：

「恨什麼？死在自己的飛機底下，也是甘心的，我們盼望的只是早天打退東洋人！」

說着這些話的人，臉上浮着得意堅決的笑，他們歡迎着任何的犧牲，怨恨是說不到的，可是，辦理着救濟事業的同胞呀，這些被炮火所驅迫，掙扎在飢餓線上的難民，實在是迫切地需要水和米的援助，盼望你們有錢的趕快出錢啊！

（早報）

在難民收容所

陳毅

下午一點鐘。

我們一起七個人，被送到一個難民收容所去工作。出發的時候，我們的心裏被歡喜充滿了。戰爭開始到現在已經七天，我們除了坐在這裏聽炮聲外，什末都沒有做，想到那些在前線拿血肉和敵人拚的忠勇的弟兄們，我們只有感到內愧。

但我們也深深的明白，一個戰爭的勝利，決不單是幾百幾千忠勇弟兄血肉的拚，而是需要我們全國的總動員。我們認識了這點，所以感覺到我們並不一定非上前方不可，老實說，上前方，要是一點訓練都沒有，還會妨害前方的工作的。因此，我們便決定了去做救濟難民的工作。

平常，要是提起走老遠的路，不光是我們的女同志不可以，就是男同志也是不十分願的。但是，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開始了，解放戰爭驅使着每一個人去犧牲他自己為祖國爭生存。

漸漸已經不是和往天一樣顯現得十分的興奮了，大家都明白，光是興奮是沒用的，緊緊的組織自己才是當前的急務；看空戰更不是好玩意的事情，性命在這種情形之下失去了是太對不起祖國。到處都貼着防毒的藥方，甚至連中國藥方都貼着了，這些都證明我們同胞的進步。至于一遇到漢奸就憤不自禁的羣起而打死，更是說明我們同胞的同仇敵愾，相信在這種精神之下，我們的敵人一定會滅亡。

但是想到那些在敵人砲火摧毀下失去了家的同胞，對於這些人要是我們一點沒有安置，一點沒有教育，對於抗戰前途也是有妨礙的。戰爭爆發以後，這樣的人是太多了，被收容了的當然會好一點。那些睡馬路睡弄堂門口用手死勁按着肚皮忍飢挨餓的人，一觸到我們的眼前，我們就會感到心痛。這問題不消說是需要政府、地方人士們的統籌的。

下面我只是簡單的報告一個地方——這是被收容了的。這臨時的收容所，是一個高貴的戲院。

高貴的戲院，也許馬上就會令人想到，那不是太舒服了嗎？是的，太舒服了，熱天有冷氣，冷天有水汀，還有悅耳的音樂，但是那是什麼時候呢？現在冷氣早都關了，悅耳的音樂已經停了，有的就是地窖一樣的黑窟。那些失了家的同胞們就生活在這個黑窟裏。

進門的地方，鐵門已經拉攏了，只剩下一個可以側身進去的縫；賣票的地方，已經斜三橫四的躺了好多人，大部分都是憑着一張濃蔭子或者幾張報紙躺下，有的就簡直是睡在水門汀上。這裏因為門臨馬路，陽光可以看見，風也可以吹入，空氣也還相當好，所以還能夠看見一些熟睡的人——實際上飢餓、疲倦已經使他們不能不睡了。

往裏面一走，情形就不同。平時，那些男男女女認為享樂的地方，現在陰沉得可怕了，進屋空氣是比較的窒息，不慣的人，頭也許就會痛。電燈只是臨時裝了兩個小的，這已經是戲院功德無量了。

這裏一共有三百多人，大部份籍貫都是甯波，當然安徽、河北、江北都有。職業呢，工人佔十分之八還有多，此外就是小販、拉黃包車的、裁縫等等。肚子起碼有一百次一點也有幾十，老弱很少，頂多不過三十個，此外才是小孩、嬌孀。

雖然他們的家已經失去了，可是他們並沒有怨恨，僅僅只有五六個，他們大概是開北那邊比較小康之家才被槍火摧毀的，所以他們很不耐煩住在這樣一個地方，而且時時要受工作人的支配。因此他們就怨恨起戰爭來。此外沒有一個不是希望戰爭延續下去，一直延續到趕去日本軍為止。

當我們開始登記的時候，我們發現有好些都是一家人被沖散了，只剩下一個男人或只一個女人；有的丈夫被沖散了，媳婦扶起整整，有的老婆丟掉了，自己不能不拖着還不能走路的小孩，有的因為工廠停工了，找不到事做，有的就是靠拾垃圾的小癩三，戰爭爆發了，使得他們垃圾也無處拾。

遇見這些人的時候，我們問他們丟掉了家，丟掉了職業，怨不怨恨，他們都說不，他們中間有的年輕的還問我們要做工作，他們也跟我们一樣想，前線的忠勇弟兄拿血肉在和敵人拚，而我們還要坐起享受，他們感到內愧。他們說，無論是前線拾傷兵，或者什末都可以，只要不悶坐在屋裏像死人一樣。我們答應他們很快就想法，我們的答應並不是敷衍，我們一定想法的。

有一個青年工人向我說，他的老婆還在火線中，要我設法用部汽車去給他救出來。我告訴他這是沒辦法的了，聽到這個他哭了，我趕快告訴他：大戰爭的時候，個人的犧牲是免不了的，想想大世界門口炸死的那許許多多的人吧！我鼓勵他，沒有家室之累，更可以好好的替國家做事。他的眼淚暫時收斂住了。

因為風和雨的摧殘，加上飢餓與疲倦，病的人是很多，幸得仁濟堂的幫助，在我們一個個登記病名之後，他們就用救護車來裝去了。

這之後，我們就開始搜查，我們並不是不相信我們這些同胞，但是現在的漢奸太多了，每一個地方都有他們散佈的毒，為了便這些已經從死亡線中救出的同胞可以安心的活下去，我們不能不在

安全上給他們打算，搜查漢奸的目的就是爲此。幸而他們都懂得我們這個苦心，很多都自動給我們搜查了，有好多都說：「這是爲我們自家，我們願意的。」結果我們只搜出了一枝大煙槍，少許的大煙，和一包火柴，人可疑的只有一個，而且是女的。

這裏特別要提出的是幾個童子軍和兩個中國巡捕，他們在這種事是幫了不少的忙，——特別是巡捕，他們的幫忙，所得的是慈心的微笑。是什麼力量使他們這樣呢？我想只有偉大的神聖的民族的力量——我們都是中國人。

天將晚，我們都感到相當的疲倦，但是我們都被這種神聖的義務驅使得忘去了疲倦了。紅十字會送假頭來以後，我們又開始分食的工作。這工作是極其簡單的，但這却是一個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我們把他們收容起來而不跟他們解決食的問題，無論怎樣赤忱與熱心，我們都會遭到阻礙的。

其次衛生問題，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裏的人，一向對於清潔都是馬虎的，小便地方他們一定要大便，男女廁所總是不分，我們如果把他們從火線中救出來，可讓他們生病死了，我們的工作不是冤枉嗎？對於有些人，強迫是沒法的，只有虛心的說服，並要特別提到，這是爲你們自家。

在這樣情形之下，馬上就有人自動的出來打掃廁所了。

此外，我們就給他們做分區睡覺的工作。有家屬的住在左右兩排，單身男的住左第二排，單身女的住右第二排。爲什麼要這樣？除了他們自家好照料以外，最重要的防那些吃豆腐慣了的人。雖然敵

來搬去他們是不大高興，但我們給他們解釋以後，他們不愉快的搬了，也僅僅只有幾個抗拒的，不待我們說，難民中就有人督責他們了，沒法與沒趣，他們只好搬，但還是氣憤憤的。

這完了，我們還覺不放心，又從他們中間挑選了七個人出來換班值夜，把他們的總責任交給三個童子軍——這熱心為祖國服務的青年同胞，怕難民們晚晚抽煙，燃洋燭，隨便拉屎拉尿。我們把這挑出來的人向那幾百難民介紹以後，他們都心悅誠服的接受了。

時間已經九點，我們不能再停留了，再停留我們就回不到家，我們把一切責任都交給幾個青年同胞，在熱烈的握手之後，我們踏上了敵人威脅下的街，但我們的腳尖是愉快的，堅定的。

最後我特別提到，對於難民不光是收容起來給他們吃就算完事，最重要的要教育他們，要把壯丁抽選出來輸送到前線去服務，對於老弱婦人一定要移到安全的地方，因為今天的上海還是在敵人威脅之下。否則，救濟難民工作的意義就太小了。

此外對於青年戲院出來做收容難民，而且在我們工作的時候，把所有電燈都關閉，事雖然好像並不難能可貴，但是比起那一些本來是中國人辦而找一桿外國旗來插上把成千成萬無家可歸的人拒于門外，可算得充分的了不得了。在這裏敬致十分的感謝，並望社會上熱心的人士多多來注意這些工作，並且盡力在「地方與食物」上多多給以幫助——這是整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事啊！

（文化戰線）

戰時一童軍

韓尚義

我是屬於上海市商會的一個童子軍，自從「八一三」開始到現在，我在前方後方，日間夜間地已經服務了五十天了。下面便是我五十天來所身歷的事情，值得向讀者報告一下：

那天——八月十三號，抗戰開始後，我們的團長馬上就召集我們全體宣誓。每個強健的青年，大家舉起了粗黑的手臂，熱烈地喊着：「余謹以至誠，自願參加本團抗敵戰爭服務，絕對服從命令，遵守紀律，任何犧牲，均所不惜。謹誓！」下面就是我和二百四十多個親愛的同志的簽字。就在這天夜裏，我興奮得整整七個小時沒有入睡。（八·一四）

惟恐母親掛念，我就興奮地寫了下面的一封信給母親：

「母親：你也聽到嗎？平息了五年多的上海，砲聲又响起來了。記得五年前的一二八之役，你也在上海，爲那次戰爭，你是吃了很多的苦，使你至今還不敢重來此地。而現在，我們的戰士又來給敵人以迎頭痛擊了，他們是担負了一個神聖的使命，替我們結算過去一切的血賬的。母親，你快活嗎？——一定的，我相信，除了敵人以外，世界上誰都應該爲我們喜悅。」

我，經過了嚴格的訓練，比五年前懂得多了。如今，我自然不能放棄我的責任，所以我已經毅然地宣了誓，去服務於抗戰的前線。今天，我就要開發去工作了。母親你聽了，覺得怎樣？——當然，我也明白，

也許你會流淚，甚至還會替我擔憂吧！但是，母親，你想想，假如國家真的亡了，我們還能有什麼存留呢？所以，母親不要悲哀，不要恐怕，我希望你做一個愛兒子更愛國家的母親。你應得回信勉勵我說：「上前吧！兒子，我都允許你。」

親愛的母親，我去了，你得保重身體啊！兒上（八·一四）」

寫好這封信，鄭鄭重重地摺疊了，綿綿密密地封裹了付與綠衣人，我說：「此信不尋常。」（八·十四）

担架，運轎，登記傷兵，看護傷兵，……一雲眼四天過去了。今天早上，我們慣例地洗過臉吃過粥，正要開始工作的時候，就有敵機四架在我們駐地的頂上盤旋，一回兒多了四架，又多了四架，一共十二架敵機，「札札」地轟在我們的頂上，可是我們一點不害怕。後來，就在附近投了三個炸彈，我們還不躲避；但是第四個炸彈又下來了，丟在飯堂面前，於是大家就不得不逃到屋外的豆田裏去。我一動也不動的伏著，側著頭，看著那殘暴的敵機的轉輾盤旋；炸彈還是不斷地下來，那又強烈的炸彈聲音，把我的耳朵也震木了。但是，我得到了一個經驗，我知道每當機聲停二秒鐘又發出「嗚——」地一大聲時，接著就必然是「轟」的炸彈聲來了。

後來，二隻敵機竟飛到我頭頂上空來打轉了，很低很低，幾乎連機師也看得見。它們轉了一圈又一圈後，我不敢再看了，閉著眼，臉枕在左臂上，只等待著「轟」的一聲的到來。

果然，離開我四丈許的地下，丟下一彈，幸未爆發，但四散的泥土已經蓋到我的身上，我以爲是彈片呢，彷彿使我失去了幾秒鐘的知覺，混身是冰般的冷啊！我真慚愧自己的無用啊！

太陽已由樹梢升到天空了。我整個身體被晒得熱熱的。想到常識所告訴我的，「只要太陽晒得到，敵機就可看到你。」因此，我就偷偷的跳到小浜裏去了；除了一個頭以外，都浸在水裏。但是，我麻木的神經也不感到冷了。

這樣，敵機來去，偵察，投彈，整整的費去二個小時，把院內外查情破壞後才滿足的去了。這時我們才一個個走了出來，大家用失色的臉面面相覷。隊長點名後，幸運地一個也沒有受傷。但是，在禮堂中，救護隊長受傷了，茶役和廚子也死傷了四五個。大家就慌忙地把東西搬上車，向崑山駛去。（八·十八）

那天，車站裏聚集了千百個待車回鄉的難民。坐着，立着，躺着，他們都是敵人砲火下的可憐的餘生。

忽然，黑色的雲端裏，吐出了一架架的敵機來。一個個一百多磅的炸彈，直向車站投下。無辜的難民，立時血肉橫飛，無二幸免。整個南站，就陷入萬分悲慘的氣氛裏了。當時，我們的團部就接到了電話，我們便很迅速的上車駛去。

車站披上了一件紅色的血衣，一條條斷的腿，斷的臂，一個個血的頭，血的身體，似在向我們控訴

敵人的殘酷。我不禁打了幾個寒慄。四週這猛烈的燒着火，怪臭的氣味，向我鼻管直衝。電線都掉了下來了，一根根雨絲般的掛着。我們很小心的把傷民搬上車子，向醫院開，一車又一車，一共裝了十七車。
(八·二八)

大約因戰爭而交通不便之故，所以母親的回信一直到今天才來。母親說：

「兒子，讀着你的信我滿臉交流着熱淚，這淚是光榮的，驕傲的。驕傲這個勇敢的有為青年人，正是我的兒子呀！」

兒子，你去吧！爲着我們的祖國，你本該效命疆場，你應該先是國家而後是我的，我不希望你死在家裏，死在床上，我願意你做一個愛國家甚於愛兒子的母親。兒子，媽是允許你了，你去吧！一切你得自己當心，我們做事，應胆大而心細，懂得嗎？「上前吧！爲了你的祖國！」母字」

讀着母親的信，二手捏得緊緊的，我幾乎不信任這是我的母親寫的。平時疼愛我，不肯離開我的母親，也能這樣說嗎？「呵！中國是站起來了，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的呀！」我不由不這樣高歌。(八·二九·)

那天，當我們在未到楊行而在顧家鎮等待傷兵下來時，突然從上海駛來一輛救護車(？)，爲某種關係，就給我們格外注意了；偵查之下，發現他們的臂章，旗子，符號，什麼都是假的(自己做的，並沒當局圖印)；車子又是××國商人的運輸車；其他，隊長又冒稱爲××師的參謀……，在這種情形

下，我們自然不得不疑心他是不良的份子了，何況在最近，我還看見過他……隊長在上海出過事，他的說話又前言不接後語的使人生疑。我已斷定他是「漢奸」，但因他們連車夫一共有五個人，我們對付不了，只得本着「童子軍」的機警，仍和藹的對待他，說要幫他們一同「救護」去。而正因他是偽裝着「救護」車，很難拒絕我們，所以我將自己的車子，囑隊員救了傷兵回去，我就和××報記者唐×先生押着他們的車上揚行去。

車子裝了滿滿的傷兵，我們回來了，在路上，他們五人都站坐在開車人之旁，我和唐先生則和傷兵一塊兒站着，只聽得他們竊竊低語，我們就非常寒心了。突然，天空裏發現了照明彈，接着，敵機飛來了。我就叫他們「停車，熄燈」，但是他們竟不聽，只聽得那個「隊長」對車夫說：「你聽我的話，不要聽他們！」後來，敵機飛得很近了，低了，並且掃射起機關槍來了。車子雖然終於停了下來，但我們已來不及跳下車躲到田裏去，只得顫抖的眼看着敵機「軋軋」地從頭頂上飛過。幸而一回兒機聲遠了，照明彈熄了，車子又向前開，看看前面，火光滿天。我焦急地低聲問唐先生說：「爲什麼他們不從××路打灣呢？或許他們要把我們直開到××司令部去吧！前面火燒的地方，不就是戰線嗎？」

「不要怕！我們聽他們怎樣支配。」唐先生勇敢不屈的回答着。

天快亮了，車子駛進了租界。不多時，他們就要在一家不三不四的醫院裏，把傷兵運下來，但經我們再三的交涉，才到了我們的會裏去，報告我們隊長。隊長很客氣的和他們講談了一會，忽然（中略）

五個人的眼驚奇的向我看，帶着恐怖、怨恨，但我却只有一個「高興」。(九·一·)

一夜沒有睡，兩眼覺得酸，電話鈴响了，「北新運被炸請快去救護……」我心跳着，眼前黑黑的現出了以前所目擊的慘景：敵機的慘無人道的轟炸，無辜難民的苦痛呻吟……雖然自己精神疲乏，得可憐，但我也不能放棄自己的任務，因為是很早的早晨，救護隊員還沒到全，只得臨時募集一些同志，立即趕去。開車的是一個義務來參加服務的美國人。到目的地一看，真是慘絕萬分：屍橫遍野，房屋在綿延的燒××公司的麵粉船一隻隻的往水底沉，炸死在田野裏的農夫們很多很多。我們馬上把傷民裝上汽車，裝了三車還不夠。

時間快中午了，我們的三車傷民還無處送。一直到下午一時才安置下來。我想，在早上七點多鐘炸傷的人，一直到下午方獲得醫治，實在太遲了。所以我希望辦救護者除注意傷兵醫院外，也得設立一個傷民醫院，以防不測。(九·一三·)

最近三天來，我跟着第×急救隊，跑的是最前線，幾乎離戰線僅一里許。敵人的砲彈時常從我們身邊過去，但是，我們已有避彈的經驗，所以當它「呼——」的左面打竹林穿過來時，我們就向右面臥倒了。不過，我們工作甚困難，敵機的時出時沒，不允許我們爽快的救護了。

到市政府大禮堂，宮殿式的建築已被大砲打得七穿八洞。可是，巍巍然仍不失其舊有的莊嚴。當我們市中心工作時，在屋外，跑一步路都要匍匐着身子。否則，流彈是隨時可以打到你頭上來的。

因為是負着「押車」的責任，所以，每次出發都要去掉幾個同伴；而長駐在那邊的童軍又只有我一個。每天晨午夜三次的救護，我一個人真感到疲乏，兩眼也因少睡而感到疼痛，紅腫起來了。我只得告假了三天，回到上海來。

偉妹看見我，似乎替我難過。但我却老是記着媽的來信。（九·一五·）

出發時，天下雨，一會越下越大了。我們的車子上沒有蓬，又沒有油布，所以幾個傷兵的創口，洗得很清爽，皮膚被秋雨淋得起了白色的皺紋，整個車身則淌流着紅色的雨水。當時，我就把軍用氈蓋在他們的創口上，但自己的制服却完全滲透了。

滿滿的一車傷兵，到了××車站，車站是黑黝黝的，帶了恐慌淒涼的色彩，火車也不敢放它固有的光，四週又密佈着鐵絲網——我一下車，就被抓碎了制服和襪子。鞋子裏裝滿了水，走起路來會吱吱地叫。我們就在這大雨傾盆之下，好容易把傷兵一個個抬上車廂了。見火車慢慢地慢慢地離開了××，我們就回來。

那時快三點鐘了，雨仍不肯停。濕濕的制服緊貼着我的身，車子的急馳又帶來強力的風，我感到極度的寒意。

這夜，我們因租界已在戒嚴時間內，不能通行，就睡在華界的××醫院中。我躺在水門汀的床上，想想自己的服務的價值，也好像是個了不得的人了，我很快樂，所以一些也不感到疲倦。（九·一六）

「九一八」六週年了！今年的「九一八」郭沫若先生說是「國慶」紀念了！的確，過去五年來我們是被壓迫在下面，我們的紀念也是淒慘的，不中用的。如今，中國是站起來了，第六週年的「九一八」是我們全國集中力量，和敵人抗戰的時候，雖不愉快，今天中午，上海每條馬路上的行走的市民，都得停起來，由童子軍領導宣誓，自然有着很偉大的表現！

我們全團的同志二百多人，今天都不吃飯一天，只吃光餅十只，省下飯錢來救國。雖然我感到飢餓，但想起敵人的可惡，我就不敢去買東西來吃飽了。（九·一八）

昨天收到一封桑公館寄來的信，說他們有許多東西要捐給國家，床、被、枕、衣服、鞋子……許許多多，開了一大張，我就押着車子，向高恩路去。找到××號門牌，接電鈴，傭人來開門，當我們還沒有告訴來意時，樓上的主人就喊着：「是紅十字會裏的嗎？」接着就下來了一個四十歲開外的桑太太，右足一拐一拐的，笑容滿臉，她說：「我知道你們今天要來的。」「桑太太真熱心……」我這樣的感謝他。——「那裏話！你們每天在前方工作，真比我們熱心得多……」她說着就領我到一間堆滿了東西的屋子裏，「這些都是……張媽——（傭人）幫他們一同搬。」她說了，便自己上樓去了。張媽和一個車夫跟我便一件一件的把東西搬上車去。三個十三歲和七八歲模樣的的孩子，老是向我身上看，這樣看那樣的，帶着多量的好奇和好感。

因為東西多，我們搬了好久還沒有完畢；一回兒，樓上一位小姐及一位穿着漂亮西裝的男子也

來幫助我們。

搬好了東西，我出了收條給桑太太，謝了她，跑出了他們的家。在路上，我們笑遇着二個法國兵；他們止住了車的前進，問車夫說：「有童子軍嗎？」當時，我就探出頭去。他們向我微笑着，一揚手走了。我立刻想到友邦人士對我國「童子軍」的信仰，我又爲我們全國「童子軍」的前途愉快。（九·二二五）

告了一日假，今天一到會，就看見鄭志強同志的一件血衣。「啊！彈是從左肩直穿腰部，傷勢是相當嚴重的。鄭同志和第×急救隊一同去在最前線的永安橋那裏，砲彈不斷地來，他就躲在壕溝裏，很久很久，槍砲聲停了，他才慢慢地爬起來，但就在這當兒，「砰」的一彈過來了，我們的鄭同志就應聲而倒。現在他是在體仁醫院裏，已有二位同志輸血給他；但是，還沒有施過手術。我祈禱着我們的鄭同志能早日痊愈，仍來爲國效勞。（九·卅）

（辛報）

永難忘懷的英國兵

張常人

隨着大場我軍的南撤，江灣閘北的守軍，在昨晚十時奉到撤退的命令，在一度攻擊的掩護下，全師向滬西移動。這是不是在戰場我方主力戰敗的結果呢？！我想，凡是對戰爭稍具常識的人，一定知道這僅是全部抗戰中爲適應某種戰略，避免無謂的重大犧牲而出此。有人以爲我軍將放棄大上海，那也是一種杞憂，我軍決不會在絕對有放棄大上海的必要以前，一任整個大上海淪陷敵手的。軍事

當局已表示決心確保滬西和南市了。

爲欲明瞭滬西的實況起見，昨天下午一時許，在巡視了蘇州河南岸的情況，遙望着整個閘北像大溶爐似的在吐着烈焰，黑烟和火舌奮怒地向藍碧的秋空狂飆後，便向西穿過曹家渡的平民的鬧市，到梵王渡一帶去觀察一次。

曹家渡一帶是由憲兵駐守的，路中的砂袋堡壘像經過雕琢般的齊整而美麗地躺在地上。他們分隊在人叢中穿來穿去。可是市街上仍是由市警察維持治安，指揮交通。不同的，只是一個多月來漸趨安定的市況，比較稍見忙亂，最顯著的，便是迎面而來的難民的行列。

車子在凱旋路的北端停了下來，我沿着靜靜的蘇州河，穿過安置在路上的鐵絲網，向滬杭南路梵王渡鐵橋走去，鐵道口的柵門由幾位英軍管理着，陸續要求進入越界築路區的難民們從門縫裏擠進來。他們手裏雖然握着鞭子，却用來指揮三四個外國攝影師，有的用鏡箱，有的用活動攝影機，在柵門外攝取難民們扶老攜幼，肩挑背負，顛沛流離的慘狀。

這裏難民，大都是大場閘北和真如閘這一三角地帶中各村落的居民，是敵機費了七十多天的轟炸所遺剩下來，也許是太意外，也許是前方的景象太恐怖了，所以不論他們已是走了七八里，抑或一二里，他們都已經顯出極度的疲乏，衣服散亂，神色倉惶。大部份的人都是步履蹣跚，沿途顛顛。他們臉色蒼白，眼睛都失了神，失去了中國人民眼睛裏所常具的和平而樸實的光芒。

我走上鐵橋東邊的人行道（現在北端是被堵塞了，）對着蘇州河北的高低起伏的田野瞭望。秋陽和春日同樣光彩和溫暖，郊景依然如舊。只是，每一條射向鐵橋的村道上，都只見黑壓壓的一條線。避難的同胞，像螻蛄般向南爬來。這時，在遠處可以聽到疏落的槍聲，間或是一二響小鋼砲彈的炸裂聲，敵人的飛機很低的在不遠的空中成羣來去，那飛翔的姿勢似乎在自豪着，這一次我軍自動的暫時撤退將登入他們的功勞簿一般。

大多數難民在走到鐵橋北端都似乎要昏倒，但仍掙扎着很費力的一步步跨過鐵橋的枕木。老婦和孩子們的步式是不夠枕木距離的，於是跌的跌，爬的爬，叫的叫，哭的哭，那直可說是極盡了人間的慘象。凡是人類，除了是日本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那以轟炸平民和不設防城市的日本空軍，誰都會油然而起同情之心。

啊！我從來沒有對英國兵起這樣的好感。他們捲起袖管，用那粗壯多毛的手臂，從橋的彼端一次次的一手抱着，一兩個正在駭得哭的孩子，一手扶着或抱着龍鍾的老婦或無力行走的婦人們走過橋來；一担担代難民們把衣被或食米撿過橋來；他們流着汗，一次一次，我在那邊的二小時中他們始終是那麼像對自己的家人般真誠地對難民們援手。我親眼看見難民們對他們感激得落下淚來，我親耳聽見難民們由衷地訴說的感謝話。我知他們雖然不懂得，却也並不是希望人們的謝詞。我第一次看見真正的「人」——他們那種勇於助人的精神，實在使人敬佩。

一二三號華捕（後來知道他叫做嚴秉衡）也是最出力的一個，在橋上只有他一個中國人。他幾乎把全力援助難民。他說：「我沒有錢捐助給國家，可是我有氣力援助人家，却是應該的。」他是一個年青壯健的北方人。我和他拉手，用對英國兵的敬意和他拉手。

難民們走過鐵橋後，大都沿着蘇州河向西去。我不知道他們的目的地安在。那邊正是未來的大戰場，要求比較安全，還是沿鐵路線向南。可是，我無法對每一個避難的同胞訴說。

日本空軍依舊對難民轟炸。我為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包紮創口。她的手臂上段給彈片割去了一大塊。她只想逃却忘記了痛，忘記了不讓血流出來。我一時找不到繃布，我身旁的一位外國攝影師的太太却慷慨的遞過一塊美麗清潔的手帕，我用當識為她紮緊，使不再讓血流出。另外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前腦給日兵一槍打中了一個美國兵把他扶上了自己的救護車開走了。

正在這時候，杜王渡的戰事開始了。在鐵路橋的北不遠的一塊高地背後，突然發出了清脆而連貫的自動步槍聲。目標正對着河南我們——英兵華捕們和難民們。這使橋邊的英國兵都出乎意外，我們顧不得許多男女老少的難民，正癱瘓似的坐在地上的難民，最先急忙尋覓一個隱蔽的所在，可是四週都是田野，我們，兩個英兵和攝影師夫人乃一同倒在路邊的水溝裏去，很淺，我們只得把胸部和面部緊貼在水溝的斜坡上。英兵也把子彈登了膛，準備在必要時射擊。河南的鐵路的彼方，立刻以同樣的槍聲向對方報復。我們竟沉陷在火線的中央了。

對方的子彈「飛——」「飛——」的從我們頭上掠過，也許是太高了，也許是我這靶子沒有擺好，我僥倖地沒有受到什麼「刺激」。可是，我不能不走，我不能斷定這戰事會延長到多久。到後來，我只得在對方的槍聲一休止，便向梵王渡車站方面逃。一路尋覓着掩蔽物，當我躲在一輛奶油色轎車側面的時候，我覺得這車子會鑽進炸彈顆子彈。假如沒有那輛車，敵人的兩顆子彈或者不會做廢物吧？

我最初找到的掩蔽物離對方至多只二三百米光景，到了愚園路，我才覺得安全了一些。

歸來時（二時三刻），幸運地看到兩架敵人的飛機給活生生的打了下來，一架整個的墮下地來，落在北新河方面我軍的陣地裏。另一架整個的墮下地來，一架在空中爆裂了，機體粉碎，機師用降落傘徐徐墜落我軍陣地，假如他沒有死的話，也許會在南京一處作客吧！（申報）

傷兵醫院羣像

蔡上

切切此令

「奉

院長諭本院人員不論醫師護士職員公役不得向傷兵探詢前方戰情如有違背查出立予開除不貸切切此令」

等因奉此，筆者雖非職業護士，然而此令既切切，祇有傷兵的「傷相」可以告訴讀者了。諸希讀者原諒！

門診室

救護醫院裏最不入人道的事，莫過於傷兵抬進時的「開口供」了。傷兵從救護隊員或裏傷所送來時，都有過粗粗的包裝，這時，醫師與護士忙於重新包裹，打針，送開水餅乾，登記員却打起喉嚨叫：

「你姓什麼？」

你叫什麼？

什麼地方人？

今年幾歲？

那一師那一旅那一團那一營那一連的？

什麼時候受傷的？

在什麼地點？

傷在那裏？」

這接連八問，在一個重傷人的喘着氣的口中回答出來，在非老於此道的我看來，簡直等於送命。然而除了帶「傷票」來的，若不當時間消，死了如何報上去，登記員的心也許並不好受呢！

手術室

院裏人管手術室叫「開刀間」，不問可知那是一個可怕的場所。醫生的手上帶着皮手套，嘴上蒙着口罩，那白色外套上的紅十字似乎就是血染就了的；醫士們說話都那麼輕，不像門診間那樣嘈雜，祇要看着那些動手術後取下的子彈、砲片、折臂、斷腿，你就會不寒而慄。

「看護小姐，取子彈痛嗎？」一個北方小伙子，一等兵，在指向手術室去時間我。

「你別怕，一點不痛，醫生會給你上麻藥的。」天知道我在說謊，向病人說謊，這是醫生護士的義務，其實我怎不記得剛才那個開刀取炸片的老鄉的呻吟，「他媽的日本鬼子」那個咬牙的咒罵。這小伙子，前胸一個彈孔，子彈正在他的左肺裏，開刀也很危險，可是我不能告訴他。

D字

年紀很輕，廣東人，左臂穿過二彈，骨斷了，失血過多使他的臉色青黃，眼張得頂大，失神地吞着前面。進過手術室，從腰間架起一個鐵絲架子，把左臂曲抬着，活像一個D字，醫生不許他睡下，讓他活動，因為怕鹽水針沒有用。

「我這手臂會鋸去嗎？小姐」每當看他坐着數分鐘後，我就去扶他起來在院子裏走走，那時他準又問我這句話。

「醫生說可以復原的，你將來仍舊好打日本兵呢。」我為他的這種忠勇的興奮感動極了。

「謝謝你同醫生，我還能夠去殺小鬼，真高興。」
中飯，他多吃了半碗稀飯。

高連長

院裏有一間特別房間，是預備重傷的官長住的，現在有一位高連長在。

肩頭爲榴彈鐵片深入，手都大腿部亦傷，雖然重傷，從不呻吟一聲，兩目炯炯地，不大開口，典型的北方中年人，手傷了，洗臉，漱口，吃飯都要我們代勞。

「看護小姐，請你叫一個工友來。」那是他要解大小便，我們知道他就是這樣一個不隨便說話的人。

他要看報，我們遵醫生命令不給他看，他總是說：「求求你，小姐，你講一點戰情給我聽，我是有守土之責的軍人，我不能悶死在這病院裏！告訴我一點前方的消息吧，算起來這四天我們該把敵人趕出吳淞口了，我們要死在東京去。」

「高連長，你多多休息，不久就會好起來，那時候你又可以在前線去了。這幾天我們是節節勝利的，你放心。」這是醫生教我說的，我做了一次留聲機。

今天照過X光，到手術室取出彈片，下午他倒安靜地睡着了三小時，醒來，就問我：「我幾時可以出院？」

右腿沒有了

「警官，我底腿骨斷了嗎？」純粹的山西話，從那個大個兒的口裏發出來。

「等照過×光再告訴你。」祖醫師也裝不知道，其實連我這門外漢都看出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些，骨無疑是斷了，而且救治時候過遲，（受傷已三天）傷口都在出膿，恐怕得截去才有救。

照×光，決定了截到膝蓋骨下面。

「到手術室給你治，別害怕！」我要他別害怕，我底心却爲他底不幸在亂跳着。

送進手術室後，上藥藥，開刀，我沒有見，過了卅分鐘，工友從手術室後門提出一隻血肉淋漓的人腿來，那紅的，白的，黃的，露出的骨，我不禁作了一次噁心。

醒來，他發覺自己截了腿，大哭大叫：

「警官小姐，謝謝你底好心。可是，我底右腿沒有了，好起來也是個廢人，再不能去打日本人啦，你不用服侍我罷！」

（筆者寫完這段，此人已因血中毒而死。）

坐病

救護車上童軍扶下一個傷兵，讓他在椅上坐下。卅歲模樣，很壯實的河南人，頭部同四肢都沒傷，可是呼吸異常困難。

脫去上衣一看，胸部包滿了紗布，原來一粒子彈把肺部對穿了，肋骨沒斷，左肺傷，壓倒就不能呼吸，疲倦得要命，可是得坐着。

「這簡直生的坐病嗎？」朱護士長發明了病名。

吃下一碗稀飯，都吐了，下午又吐出好些血，醫生繃繃眉，我問他有沒危險，醫生回答得很好：「沒有什麼，有二分之一的痊愈的希望。」

今天能夠喝一點牛奶同稀飯，又多了一分活的希望，可是依然不能睡。

挨餓的人

頂上到下領纏着紗布，頸上也都是紗布，紗布滲出一滴一滴的血水痕，面部半邊腫得把臉形也變了。子彈從左耳下進去，右下領下面出來，食管穿著兩個洞，食物是要受阻礙的。

「我受傷了三天，趁夜晚向自己的陣地爬，到昨夜才遇到救護隊。」河北人，用疲倦極了的低聲說。

「你在那兒受傷？」登記員問。

「××司令部，那天夜晚我們進攻，他媽的司令部，對我們一排排的機關槍小鋼砲儘放，沒法，連長叫：『滾進向前衝！』我正在滾，子彈就鑽進了我的頸子。」他停了一會，「三天我沒有喝一口水，我餓得很！」

我先拿開水給他喝，他藥痛得厲害，讓他睡下，我拿湯匙一匙一匙倒進他底嘴裏，他說少痛一點，於是小廚房送了雞蛋牛奶來，仍讓他睡著，他老說：「這樣湯湯水水的，傷口不死，也得餓死，警官，我要住這兒多久？」

寫信

直到今天，我還在傷兵中發現第一個江蘇籍貫的人。個兒不頂高，眉眼也還清秀，換上了醫院的白衣褲，簡直看不出是血戰歸來的勇士。右腕傷了，吊帶掛在頸上，左手，被子彈打去了一個小指，無名指上却戴著個金戒指。

他說，他是去春投的軍，現在是個少尉排長，離家的時候，家裏就剩結婚未滿一年的妻同沒出世的孩兒。西安事變開拔陝西，總以為不會回來了，給他的妻去了一封絕命書，等回到南京，妻的來信說預料他一定勝利，希望他能回去看看未見面的兒子，然而告假沒准，即升做了排長。

「好容易我回到江南，滿希望有個機會回去看看家小，誰知又受了傷——看護小姐做做好事，我有十二塊錢存在賬房裏，叫茶房給我買點信封信紙郵票，再多謝你給我寫。」他說著抬起了右手，「可憐我底手不能動，你行行好！」

我答應了他，祇要醫院允許，我總給他寄出這封信。他告訴了我他家裏的地址，又趕緊說：「我底妻叫葉愛琴，你不要寫做我的名字，因為她不喜歡這樣的，地址上請你加兩字『洪宅』」

吧！

畢竟是江蘇人，這麼體貼溫存的。

三角巾

「原來是老表！」一個湖南護士說。

「右下臂傷，三角巾結在頸上，軍服的右袖給絞了，右襟一大片血跡。到院來，衣服不好脫，爽性代他剪了。」

子彈在肉裏，右下臂紅腫異常，而且很燙手，照過X光，確定子彈位置，開刀。

小臂上取個子彈，手術室的醫生看來真是「小事一件」，戴上手套，輕捷地就動了手——也不知是麻藥上得太少，抑是沒上麻藥，受傷人竟是大聲地嚷起痛來：

「哇呀……啊哦……哎……噉嘴……」隔壁聽着，不大像人的呼聲，是一種直着嗓子的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過了

一會，切齒地帶出這句話，這是「冤有頭債有主」的切實地認清敵人，決不是普通遊行時的口號可比。

手術室裏那位白帽白袍白口罩白手套的孝子式的醫生不禁低低說：「這很對！」

報告營長

又是一個連長，有勤務兵伴來。

彈從右後背穿肋骨進去，在左前胸出來，傷了肺，心也帶傷了。失血過多，進院來時像一個蠟人。給他打鹽水針，強心劑，才似乎好一點。

「這院裏還有我連弟兄嗎？」問勤務兵。

「本連有兩個弟兄，昨天來的，營長也來了這兒。」

「營長傷的怎樣？」

「腿上掛彩，很輕。」

有人想給連長輸血，可是本院沒有輸血器械，而且心臟破了，輸血也白費。

醫生知道他不行了，問他有什麼話要留下。

「警官！我知道我不會好了。我沒有什麼話留給家裏。孩子的將來反正有我底妻子管，祇給濟南我家裏去一個電算。」喘息了一會，「可是我得託你老一件事，就是代我報告營長，我死的很慚愧，沒能帶我連百五十人打到東京去。希望營長早日傷愈出院，打倒敵人，收復失地！」

連長死去，紅十字總會買具百廿元的棺木殮了，勤務兵哭了一天，營長在病床說：「日本兵又斫了我一隻手。」

出院

今天六人可以出院，

打電話去×××××後方辦事處接洽，一會兒派了一輛卡車來。

六個重獲健康的人，穿上新發洗過的軍服，笑容滿面，雄赳赳地列隊走到院子裏聽候點名。後面走來二十多個不該出院的傷兵，閉着這六個，你一句我一句吵得一聲也聽不清：

「多高興……又上前綫去哩！」

「喂，老鄉，少殺幾個日本鬼子，留一點給我們。」

「醫官又不給我走，真忙得慌！」

「你們真是運氣！」

醫生走來點名，分開了其他的傷兵，逐個喊去：

「×××！」

「有！」一個立正，舉起了右手，有力的應聲。傷兵中的「D字」在看自己臂架子。

車子走了，傷兵乘還在城門條上向外張。

雜碎

醫院的名字，是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上海市救濟委員會第×救護醫院，是與各醫院一樣，由衛生局的各醫院各事務所合組的。）

正院長，直爽的廣東人，祇是太「典型」，就未免太「鄉土觀念」。

副院長，大腹實樣子，「兩面圓」的臣民，見副護士長則眉開眼笑。

醫師廿六位，三個女性，八時來，五時歸，無一住院者。

晚間，醫院是護士的世界。

總護士長，四十歲的女人，和善而老練，據說是正院長特選來的。

副總護士長，二十七、八，高大的北方女人，一頭黃頭髮捲着金波，約以綠色綬帶，一張馬臉。畫眉塗唇，繡豬眼配一個多肉的鼻，笑起來嘴角却向下彎，自以為「北平話」很嬌脆可聽。早起化妝二小時後，抱起白皮夾子，各樣亂逛，播送國語，既立了威，又販了美，不夠抖動兒嗎！

護士大部份是職業的，各院各所調來，不大能合作，閑言閑語不少。

非職業護士，一部是市府某局派來服務的，由某局給養；一部是某女校的看護訓練班派來，都是女學生與女教員，由院中供膳宿。許多給傷兵以同情的是非職業護士，因為看慣了病人的職業護士們見着病痛已無動於中了。（筆者是非職業護士中的前者，所以常常感到這「少見多怪」的難受。）

茶房（工友）不大聽後者的指揮。

女宿舍有女僕一雙，是滬北××醫院帶來的，現在雖吃的「第×救護醫院」的飯，却只認得滬北××醫院的護士小姐們，於是，這一雙女僕，我們名之曰「御川隨房娘姨。」

一條尾巴

最後，我要請讀者格外原諒的，是本篇實在寫的太不成東西。

第一，護士分日夜兩班輪值，日班是上午七時到下午七時，夜班是下午七時至次晨七時，一天工作十二小時，還得自己洗衣服，精神疲倦極，工作後拉雜寫來，自然也昏頭暈腦的。

第二，宿舍中空無所有，睡地板，自備草蓆一條而已。磨地寫此，倒像前清的殿試進士，然而我不憤得暇再會！

(辛報)

慰勞傷兵後記

沈茲九

一 夜半喜訊

正夢着在觀戰，戰勝的歡呼聲和着戰聲，嘩嘩咚咚地，愈來愈近，尤其驚喜的是這歡騰聲中，似乎有人正叫我。猛撐開眼睛，聽清原來是姑娘在房門口打門喚叫：

「電話，電話……章太太的電話！」該是什麼緊要事件了，不然誰會半夜三更打電話來？連跑帶滾地下樓，等聽完了我軍勝利的報告，才喘了一口長氣。

二 出發

勝利的後面是忠勇的犧牲，這些忠勇的將士，有急需後方去慰勞的。過了幾個電話，不約而同地

回答：「就去」或「馬上就來。」

晨風吹拂，夾着細雨，感到微涼。平日不很擁擠的霞飛路，今天特別人多。幾條街堂裏，有不少擁着破席，枕着衣包的難民，倦怠地貪睡着。大肚皮的女人，奶頭上還吊着貪食的幼兒，她那已沒有血氣的臉，却仍慈祥地面對着嬰孩，不禁想叫出「偉大的母愛」！但幼兒是國家將來的命脈，怎可專讓他已是流浪的母親來負責，大規模地收容嬰孩與孕婦，已是目前迫切的需要了。

心頭沉重替換了興奮，同車的一行，也許都因馬路上的悲壯景象，鎖住了各人的心頭。在沉默中車停了。對面是寶隆醫院。

三、沉默悲壯的一幕

遞了公函，醫院派人引導我們走入傷兵室。在一間屋子裏，密密地兩排人，沉默地躺着。有的撫摩包紮着的傷處，看他的表情，知道他在疼痛非常，但既沒有什麼猛叫，也沒有什麼呻吟，我感到了他們的偉大與堅定，自己的渺小懦弱，幾乎不敢走上前了。這時同行中的一位朋友，開始演講了。

「我們是中國婦女慰勞抗戰會上海分會派來的慰勞團，來慰勞我們的忠勇將士的，我們的忠勇將士，你們爲了民族國家，不怕犧牲和殘酷的敵人抵抗，你們的精神，你們的人格，多使我們佩服感激……」她說着，其餘的人隨後分送每人一件衣服一把紙扇，有一個傷得不甚厲害的兵士感激地她話：

「守土是我們軍人的責任……謝謝你們，謝謝你們。」一個坐著的兵士，感動得流着眼淚。

四 再要上前線去

看護在前領導，一共走了十多間的病房，記起了朋友告訴我十三日中國空軍第一次應戰而受傷的祝鴻信飛機師也在該醫院，問了看護，她說在三樓頭等病房。

是兩人一室的清潔房間。

一個體格壯健的青年，肩上包著紗布，見我們一羣人進去，他馬上撐了起來，不待我們開口，他即說：「我只一點輕傷，毋用慰勞的，謝謝你們。唔，我想馬上出去。」這時他稍稍沉思了一下：隨後他高興得獲得了什麼似地說：

「諸位女士，我想請你們代我寫一封信，告訴我們的長官，我僅是一點輕傷，兩三天就好，請他們馬上來叫我歸隊，讓我好馬上再去駕駛飛機殺敵。」問明了他要我們寫信的地點人名，這時我正在另一飛行士的病牀前，就是受傷稍重的祝鴻信，他左臂骨受傷，也許他傷口痛的關係，他沒有離開上那位飛行士那樣活潑愉快，問他也要寫什麼信，他搖搖頭，忽然在眼角邊，吊下一滴淚珠，可是一轉瞬，他轉悲為喜而微笑說：「也請你們代我寫個信吧，寫到南昌××街×××收。」一個女人的名字，朋友好奇地問，這是你太太吧。他點點頭說：

「叫她不要担心，抗戰戰爭，死了也很光榮的，你說我兩三星期就可復原。」

代他們寫信，大約比慰勞品還要使他們歡迎，一上午走了四個醫院，帶來了不少要代他們寫的信。

歸來，空中戰鬥正在開始，萬發砲開花下來的鐵片，在風雲中飛落，我胆壯地暗想，我們有的是能沉着應戰，再接再厲，雖傷了也不願退讓的十萬健兒在，光榮的勝利，定是我們的。（抵抗）

傷兵包紮站巡禮

佚名

當我們離開某傷兵包紮總站以後，每個人的胸頭，充滿了無限的痛憤，我們忘不了這慘的一幕，同時也忘不了造成這一幕慘案的兇手——日本帝國主義。

傷兵包紮總站，是所有救護隊和救護醫院的樞紐，它隨時收容下所有各救護團體從砲火下救回的負傷將士，包紮後再依傷勢的輕重，分別送入租界，或轉往別處。那裏緊張的工作和淒慘的情景，跟傷兵醫院裏的平靜安逸是大不相同的。

傷兵包紮總站的工作，雖是那樣繁忙，但組織並不複雜，除去十幾位醫師和護士外，其他一切事務，都委之于童子軍。一向在那裏負責的是市商會的十幾位社會童子軍團員。

每一個救護軍送來的傷兵，或是自行投到的傷兵，在入院前，都要經過登記，根據他們由衛生隊出發的傷票，記下他們的隊伍、姓名、受傷的地點和傷勢，然後編好符號，由醫生包紮、換藥。送出去的時

候，再根據收回的符號登記出院表。

從前線救傷兵下來，大多是在夜裏，送出去多半在白天。重傷的經包裝後，要儘先送入租界內各救護醫院；輕傷的，就分別再送到外埠。

說到救護醫院，也頗成問題，在上海，所有的醫院，差不多都額滿了。所以現在消極的辦法是每天由各醫院開出了空牀位的數目，然後根據這張派司儘可能的把重傷的士兵去補足。

在那裏我作了一次較長時間的巡禮，正是落雨的一天深夜，卡車一輛輛冒雨開進了天井，泥濘的地面上，往返奔跑着救護隊的隊員，他們忙著把傷兵一位位地抬下汽車，輕傷的，就負着傷自己走下來。赤血滴在泥水裏，一灘灘的多給沖化了。

院裏的汽車，往返着十多次了，廊下的傷者漸漸擁擠起來，屋裏地上，不少負傷的士兵們都蜷縮著入睡了。我看了看他們身上，大半還是穿著單薄的軍衣。那裏負責人告訴我：在晴天的時節，院中的傷兵會睡得滿滿的。

我們出門的時候，迎面拉來幾部黃包車，上面走下來的幾位士兵，都是傷了手臂或腰部的，他們還背了槍械子彈，他們把槍械交給童子軍，一邊說：「這是軍人的性命，除非死，決不能把它丟掉……」傷好了再拿它上前線。」

里弄學校巡禮

陸芬琪

穿過工房的夾道，轉入一條狹小的巷中，巷兩邊排列着許多破舊補綴的平房，開了門的好像缺嘴；開了門的，好像脫了牙，爛了嘴唇，嘴裏藏着沒有嚼爛的菜根一樣。

當我和胡先生談論這些平民住宅，和高樓大廈的比擬時，聲音比較響亮，因此許多小朋友，就像聽了爸爸媽媽回來一樣，從平房裏跑出來，跟到課堂裏。

課堂裏已擠滿了一羣衣服粗劣，破舊，臉色枯黃，慘白的小孩，見我們三個人進來了，都手舞足蹈的叫着：「先生來了，先生來了。」那種親熱的樣子，使人痛愛，使人興奮，誰說這些被人忘記，被人作賤的孩子們，沒有靈魂呢？胡先生和另一位林先生和藹的向他們點着頭。胡先生一面向小朋友介紹我：「小朋友，這位×先生，他是來看看你們用功不用功。」一面對我說：「你看，這男子太小了，不滿四十個人，已經擠滿了，工具又沒有，只有中間一張方桌，凳子是小朋友自己帶來的多，黑壓壓的，沒有好的光線，但是字倒還看得清楚。」我也一面對小朋友點頭。一面循着胡先生的視線，東看西看。待胡先生話講完了，補上說：「里弄學校要做到里弄就是學校，這樣的地方只把它當做指導所，那末小就不成問題了。」

我朝着門口一看，正擠滿一堆沒有進學校的苦孩子，成年的工人，婦女，小販，用驚奇的眼光盯着

我們看，意思是說：這幾個先生，穿得清清爽爽，年紀輕輕地，不怕髒不怕煩，跑到這裏來教書。」他們特別注意胡林二位女先生。

胡先生開始上第一課，訓練遵守秩序，使孩子們動靜有規律，當時有一位小朋友，不聽，隨意走動，剛好有一架日本飛機在附近飛過，胡先生即用活的教材連繫起來，叫道：

「小朋友，你們知道日本飛機的壞處嗎？」

小朋友齊聲答：「知道。」

問：「怎樣壞？」（指定一位小朋友答）

指定的小朋友答：「炸掉房子，炸死老百姓。」

又向全體問：「要打倒日本賊嗎？」

一齊答：「要打倒！」聲音激蕩，小拳頭向空中揮起。

問：「飛機來了，我們應該怎樣？」

小朋友不能回答，胡先生說：「飛機來了，大家不應該到街上去看，也不要亂跑。」

問：「那末飛機看見不聽話的小朋友亂走時，會怎樣？」

齊聲答：「會丟炸彈，會開機關槍打我們。」

又問：「你們知道，不守秩序的壞處，為什麼不聽我教呢？假如飛機來了，我叫你們不要動，不聽話

的小朋友偏要動起來，飛機就下一個蛋，害死了大家。」大家不約而同的用不高興的眼光瞅着那位小朋友。那位小朋友也就很勇敢的了解了自己的錯誤，一心一意跟大家一樣的遵守教師的話。教師就馬上作指名的鼓勵，小朋友們都興奮起來。

接着是集會。

胡先生做模範主席報告時事。她用爽利的普通話（因為大部份都懂）問小朋友們：

「開會規矩記得嗎？」

齊聲答：「懂得。」

胡先生很愉快的說：「那麼，我們來開會吧。今天這是我做主席，以後由你們推選，或者照輪流做，天天來一次。」

胡先生指定一位山東小朋友站起說：

「你知道北方打日本賊，打得怎樣了？」

答：「打得好，中國兵在平型關，打了一個大勝仗。」

問：「今天呢？」

答：「不知道。」

胡先生解釋道：「今天得來的消息，說是第八路軍，向朝縣一帶的日本賊殺去了，殺得很好。」

又問：「你知道山東打不打？」

答：「不知道。」

解釋：「日本賊在山東的西北面，叫做德州的地方，打起來了。」一面便在黑板上畫一個方向，又把一張地圖指給大家看。只見那位山東小朋友臉孔顯出氣忿的表情。胡先生追問：「聽了怎樣？」

答：「打死他，不讓他把我們的山東搶去。」

「對的，不讓他們搶去，你的家只算得大屋子裏的一間小房子。中國是大屋子，只把日本賊打出小房子，不打出大門去，還行嗎？」

答：「不行！」

胡先生又問大家。

大家一齊答：「不行！」聲音和樣子，就跟日本賊在面前一樣。

胡先生很滿意的繼續問：

「那賊很兇惡，一個小房子的人打不過他，怎麼辦？」

全體答：「一家人都動手打！」

胡先生用嚴肅而緊張的態度和聲調，說出一聲：「對啦！」

空氣稍為澄清一些，便把當天上海的戰事，指着地圖說一遍，又提聲似的說：「我們都住在上海，

日本賊就在面前，時時都想殺死我們，炸死我們，我們的兵士拼命爲我們殺敵人，打了許多勝仗，把上海保衛得很好，要把日本賊趕快打跑，還要大家起來幫忙，不要逃，什麼傢伙都好，拿起來，和日本賊拚。小朋友們你們責任很大，要用嘴，把許多話告訴爸爸，媽媽，姊姊，哥哥，弟弟，姊妹，妹妹，朋友，鄰居，要用拳頭握得緊緊地，給敵人嘗嘗味兒。大家都知道了打日本賊的道理，大人看見小朋友都握起小拳頭來了，自己不去打日本賊，不要羞死嗎？」胡先生說到此處就停下。

由林先生接上說：「小朋友們！大家聽得很多了，都要打日本賊，大家站起來唱一首打倒日本賊的歌吧！」

全體立起唱，立刻這小房子裏充滿了宏亮而尖銳的歌音。門口看的人更多了許多。唱後，休息五分鐘，小朋友們仍精神抖擻，但沒有紛亂，很有秩序的休息着。

休息的時候，胡先生和林先生告訴我，這裏正式開辦才三天，什麼都沒有弄好，我說：「是不錯，如果能夠，照這樣更努力下去，做到學生教師家屬打成一片時，較好的收穫，一定有的。」

五分鐘後，活潑而可愛的四十對小眼珠，向着一個方向——教師，又隨着教師胡先生的手，對着小黑板，又同一個聲音讀出：「小日本，兇狠，在上海吃了敗仗，就去轟炸南京城……」胡先生在黑板上繪出轟炸的圖樣。胡先生分出小朋友中能力高的，去教能力低的，一面識字，一面把這課文故事化，圖解都很有興趣。

時間沒有調整得很好，天漸漸地灰暗下去，小房子更黑暗起來，照課程尚有五分鐘休息，休息後有自然常識、生活談話，現在只好變更。剩下一點時間留給我和孩子們談話。

談話後，我們在孩子們興奮而熱烈的告別聲中，離開了那兒。

（戰時教育）

戰時露天學校巡禮

黃梅溪

聽說友人某君，在滬西××路××里，創辦了一個戰時露天學校，每天有一百多人圍着聽講，成績一般人都說是很不錯的，尤其是我個人聽見這個消息，認為各種辦法，不祇是有關教育問題，也不僅是宣傳的另一種形式，它還是組織民衆的絕好橋樑，動員羣衆的根本基石，所以，特別和某君約定在×一天，跑去參觀考察了一次。

在約定了的時刻——下午三點半——準時到了某君的住所×××小學，休息了十分鐘，我，某君和另外一位W先生，便一同向我「渴望一觀」的戰時露天學校的所在地××里出發。

清爽的天空不斷傳來隆隆的砲聲，十字街心高聳着巷戰的防禦物沙袋，馬路上的人們，掛着陰沉的嘴臉，拖着過重的腳步在那稠雜紛紛的人行道上往來，嗚嗚的紅會汽車聲，告訴人們它又滿載受傷的戰士歸來了，害怕東洋飛機投彈而躲避停駛的電車，又復拋頭露面在那斜陽裏了，我們三人便夾在這樣的人海氣氛當中，折入××路，跨進××里。

原來××里是東洋廠××紗廠的工房，全里有二十幾條小弄，住着好幾千的工人和多量的失學兒童，在第九弄和第十弄的中間，隔著很寬的距離，平時是買賣小菜的地方——俗呼爲大弄堂小菜場——這便是露天學校的校址。

教授的時間規定是在下午四點到六點，我們進弄堂的辰光，不過才三點三刻的光景，早已有一羣孩子在弄堂中望了，他們一發現我們，很高興的嚷道：「先生來了，先生來了，快去喊他們一齊來上課罷！」一面嚷一面散到各個小弄堂中去了。一會兒，大約有三四十個小孩，每人都一隻手帶着一隻小凳，一隻手拿著教科書練習簿鉛筆等等東西，像小麻雀結隊啄穀一樣，聚集在第九弄的空場上來了。

某君便到住在該弄的一位周先生的家中，提出一面小黑板，來掛在窗板上，一面招呼小孩很整齊的坐成四排，一面詢問各個小孩昨天回家對爸爸媽媽行禮沒有。問答畢了，然後由級長率領學生行禮上課，秩序有條不紊，比許多學校裏的課堂上課還要整齊，還要親切，真是難得。當天的課程，四點到五點半是教小孩唱歌，五點半到六點，則教一般人以防空常識，不過，在教唱歌的時候，許多的成年男女都圍攏來了，大多數都和小孩子一道學習一道高唱，當時，我教了一下，男女老幼，一共有一百三十多人，其中小孩約佔十分之四，婦女也約十分之四，其餘爲青年男人。到了講防空常識的時候，聽講的小孩減少了，可是，成年的婦女，尤其是男子，却增加了很多。

據某君課畢後告訴我：「這裏住的大多數都是工人，在「八一三」以來，他們大多數是失業了，他們的子女，也就因為學費沒有來源而失學了，所以，我們是久有此心想來開辦這樣的露天學校，適逢××婦女團體到這個里弄來宣傳，碰着我們成人補習班的學生，介紹彼此會談，再加上本里四五位熱心人士的贊助，結果便產生這個學校。開辦已來，已經有兩個星期了，雖然沒有驚人收穫，但各方面的聲譽尚好，真算萬幸了。現在打算拜訪一次小學生的家庭，跟着把這露天學校的校董會成立，把辦理這個學校的責任，移交給本里的人，以後用這個學校為基礎，輔導他們自動起來，成立壁報，糾察等等組織，就很可能把這個弄堂組織起來了。」同時，某君又繼續說道：「在創造這個學校的過程當中，也碰了不少的釘子，遭遇許多的誤會，例如：在開辦的一天，本里一個工友，突然看見九弄圍着許多人在聽講，他大罵滅亡中國的宣傳師又在胡說八道了，他這種誤會，激起許多鄰衆對他的不平，經我們竭力制止，解釋衆人才平靜下來繼續聽講。第二天又有許多巡捕來旁聽監視，胆小一點的聽衆，便逃散了，我們很鎮靜的照常講下去，巡捕也無話可說，祇是警告我們：當心東洋人飛機看見擲炸彈，須要注意小孩子們的生命安全，以後他們也就清楚明白而沒有再來旁聽了。」某君又提出現在的許多困難問題，他說：「就現在來講，有兒童程度不齊的分班講授問題，有成人部份的教育問題，有下雨即不能上課的問題，所以露天學校前途的難題，依然是很多很多的，此後爲彌補這些缺陷，打算在該里租房一間，開辦兒童婦女成人補習班各一班，不過，從露天發展到房子裏去，又需要較多的經費

了。」

我參觀了辟天學校和聽了某君的一席話以後，一方面覺得「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另一方面又有「事非經過不知難」的感想。在現在困難日亟，艱苦奮鬥的時期當中，點滴的經驗，都是很寶貴的，所以我把它大胆的記了下來，獻給努力民衆運動者作爲參考。

（戰線）

下卷

滬戰中後方各地寫真

仲 某

上海英文大美晚報記者，自滬戰爆發之後，曾沿公路，作一次內地旅行。歷時九日，經杭，入皖，轉贛，更折皖，經首都，而取道浙境返滬。所經各地，均有詳實而富有趣味之客觀敘述，茲特撮擇其一二，譯誌如下。

杭州的戰時狀態

杭州，雖然離上海有一百二十英里之遙，離華北戰區更遠，但因離上海極近，且以迫近覓橋航空學校，所以所受戰事的威脅，也很重大。從杭州灣裏的日本航空母艦，及台灣飛來的日機，時常在山明水秀的杭州上空盤旋着。所以在杭州有時一天竟有空襲三次之多。

杭州的經濟中心，本來是旅行事業，但因對日抗戰的爆發，杭市的秋季繁榮，已被打擊掉了百分之九十九。甌杭車，雖仍維持舊交通，但因忱於日機轟炸，滬來遊客，一個都沒有了。偶有的幾個遊人，也不過是當地的居民，因熱居苦悶而偶然的雇一划子，盪漾於波平如鏡的西湖中，以一舒胸中積

然而已。

市政府與居民現已打成一片，使適於他們現在所處的新環境。但有一個極為可喜的事件，那是今年浙江全省的豐收，使本來高昂之至的米價，反日趨下跌。最上等的米價，每石僅售十一元左右，最低的，僅售八元半。

杭州的洋貨市場，也和上海的洋貨，適著同樣的命運。日貨是已被抵制掉了，其他各國的外貨，因來源斷絕，價格是漫無限制的飛漲。其結果，在杭州的中國人，不論愛購中國貨與否，已一律的購中國貨。

日機侵襲下之江西

江西自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也已屢受日機的轟炸。省會南昌，商埠九江，以及沿鐵路的貴溪、上饒、弋陽等地，均已慘被蹂躪，但是對於軍事設備，以及有軍事價值的一切損害，真是微乎其微。所傷害的，都是些平民而已。因南昌在五次空襲中，被害的制服中人，僅警察與憲兵各一，但平民却被炸死傷百人以上。民房，被炸七處，毀屋六十餘所。

在南昌的最初五次空襲中，所毀房屋，有二所，是屬於美以美會的。一個是王陽明路上，巴爾文女學的教員都全部被毀。幸各教員均在廬山避暑，未罹浩劫。別一所，是婦孺醫院。建於一九一一年，該院附近，共擲三彈，雖未命中，但其建築物已給震撼得不能住居，並有侍役二人受傷。

九江，也曾遭遇空襲，被毀九奧（譯音）紗廠一所，炸死工人七名。浙贛路上的餘江縣，被炸一教堂，死傷多人。上饒毀一鐵路小學，未傷人，連塘民衆學校，亦被炸毀。江西各地及省會南昌，雖屢被日機轟炸，但民衆情緒，仍極熱烈。南昌市內，地窖充斥，一經發出警報，人民均相率下窖暫避，故居民對於日機威脅的恐怖極微。

江西全省業已密佈廣播網，省會廣播電台，時常轉播中央電台的戰事消息於全省各地，省內的其他宣傳工作，也異常活躍。各農村中的家屋牆壁上，均有漫畫之類繪畫着，頗多居民，聚面觀看，江西各地，若干年來，不拘共產黨或國民黨，久已盛行此類繪畫的宣傳，但現在已一致的繪着抗日的宣傳品了。雖然江西離戰綫很遠，但民衆們均踴躍參加救國工作。救國公債，已認購一千萬元，預定於本月底，彙交給中央銀行。

炸藥氣味中的安徽

上海的中日戰事，現在已把安徽省，也陷入到了戰爭的狀態之中。省會安慶，已屢遭日機的肆虐。第一次，彈落城外。其後數次城內亦曾落下若干小型炸彈，蕪湖亦曾被轟炸，但市內，尚未被糜爛。

自戰事發生之後，戰區難民，紛紛進入安徽，致該省人口大增，尤以南部爲甚。商市之繁榮，竟打破丁若干年來的紀錄。但因日海軍的封鎖中國海口，所以出口的茶商們，則大爲煩慮。茶商們，每年輸出的祁門茶，可獲利一百餘萬元之巨，但本年的海外茶市，顯然的是無望了，但是一般人的意見，以爲今

年茶業，雖然無望，但因人口增加，在其他一切農產物方面的獲利，或足以補償茶市中之損失。而同時，因海岸的封鎖，外貨日少，國貨的銷場，必也將大見暢旺。

今年秋收的豐稔，也充裕着其經濟不少。米穀的收穫已足夠該省的自給。皖省某報記者稱「安徽人的生活是不虞受到戰事影響的。安徽人，能絕對不用舶來品而生活的。雖然沒有火油的輸入，也儘會用植物油取光，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

在皖南若干處，因燈火管制也頗注意。安徽各地的一般民衆，也和別省的民衆，一樣的十分鎮定。以蕪湖爲例，一切商業，仍照常維持着。雖在市外被日機轟炸，市內秩序，絕無紊亂之象。據某報記者稱，戰事發生後，該報銷路大增，甚至於農人入市，以及貧苦之人，也都購一份報紙，以求先睹戰事消息爲快。各城市中的播音機前，日必有大羣居民，踰候傾聽戰爭消息。

(辛報)

戰時的江南

焚戈

一 第一顆炸彈

江南的秋天沒有一點肅殺之氣的，給人的感覺真如春日之一樣溫和，細雨濛濛籠罩了廣漠的原野，將是枯黃的樹葉經過雨絲的濕潤，又似含着一點活意了。生活在黃塵蔽天或風沙遍地裏的官佐們，對着窗外江南秋之綺麗，似乎忘記了跋涉的苦痛，行軍之疲勞，帶點欣賞風味，默默的大家把眼

光放到天的盡頭凝視着。

車過唯亭，忽然發現飛機一架，在陽城河上空往返盤旋，因飛行過高，而且距離也相當的遠，一時頗不易辨認出是屬於那一方面的。一個部隊在行進之中，對於這種「遭遇」本相當地頭痛的。幸而飛機僅有一架，而目標似並未注意到我們的列車。

飛機這兩個字給了車中官佐們不少的興奮，等那個翱翔在天空的灰白點子消失之後，車中開始了議論：

「你說，這個飛機是那方面的？」

「日本的！」

「憑什麼理由說他是日本的？」

「哪里有自己的飛機偵察自己的土地的道理！」

「唔！」

士兵們也在討論剛才的事情，那些樸實淳厚的臉孔，却從說話中閃現了他們對於敵人理解的程度。

「渡口給他們逃跑了，媽的，這回在上海，才趕上呢！」

另一個士兵一邊在整理他的草綠色綁腿，一邊在咕噥着。

「同志，爲什麼給他們逃跑呢？」

「沒有種，不打就走了，上頭命令讓他們走，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最後這句話有點感慨，也有點憤怒。

正儀怎樣？唯亭怎樣？到崑山以後才得到了一個正確的答案，原來敵機在唯亭車站投下的二枚炸彈，一枚落在荒田之中，一枚落在唯亭車站北面二里以外的陽城河中。正儀唯亭依然無恙，而在東線後方首先遭難的，要算陽城河中的一些蝦兵蟹將了。

二 崑蘇道中

爬上了難民列車，難民列車停靠在正儀站上有四個鐘點，從蒼茫的薄暮至于朦朧的黃昏，向東行的車子離過了好幾趟，我們的車開行時間，依舊渺渺茫茫，飛機襲擊的危險，料峭秋風之威脅，使每個人心頭浮起了一點陰影。

「問站長去！」

「問站長去！」一片問站長去的提議之後，有幾個人走向站長室，但站長的冷漠回答是：「前路不通。」等到再想追問一句，摸的較清楚一點，而站長却悠然地踱回了臥室。

好容易挨到十二點鐘左右，車才從正儀站開出，那時大家唯一的希望是天明之前，還能夠到達蘇州，誰知行了一站，到唯亭又停靠下來，一停又是二三個鐘點，從子夜起，天又洒着瀟瀟的秋雨。鐵篷車

沒有客車一樣的設備，一下雨，那就更糟，一大部份人只好讓風雨的欺凌。沒辦法，再去問站長，站長拚命向前一站要路簽，前一站只是支吾其詞。看情形只得在風風雨雨的茫茫之夜，硬挺那麼一夜的了。

欲速則不達，眼前的環境不能不叫大家改變了人生觀，於是，能走則走，不能走則睡，這想頭通過了大家。再於是，車中能夠隱蔽風雨的就車中打起呼嚕，車中無法可想的搬到站房裏以倒身體。讓風雨欺凌着這些破碎的心，擊撞着這些被傷的「喪家之犬」。

膝腦中，忽然聽說外跨塘中了漢奸埋的地雷，叫各處車輛慢慢的開出。急忙跳起來向各方面打聽，結果所謂地雷也者還是車站職員犯了幼稚病所鬧出來的喜劇。原來靠近外跨塘站附近的農家小孩，把幾個作爲玩具的泥像去埋在沿路的泥中，泥像手足伸展在外面，而埋泥像所在又不免有點坎起，這一來，巡道夫把他認作了地雷，而把伸展在外面的泥像手足認爲地雷的藥線，不敢去碰，又不敢臨近，趕回去一報告，於是這一幕幼稚的喜劇就順利地成長了。幸而經了路警去調看之後，立刻證實，喜劇不致於成了一幕悲劇。

喜劇的結束時，天色已近於黎明，經站長的幾次交涉，才討到了一支路籤。車開到外跨塘時，站長室畔正圍了一堆人，在議論他們夜來的喜劇。

被風雨欺凌了一夜的難民，至此也開始活動了。買炊餅，買粉糕的不一而足，也有些圍在站長室之前，探聽着他們流亡後的家鄉狀況。一個難民偶然踏進了站長室，立刻被路警抓了去。

車近于十時到蘇州。

三 天堂的幻滅

蘇州天天遭受敵機轟炸。那一天早晨還有一點雨意，而到下午，天氣忽然特別清明起來，真有一點秋高氣爽的風味了。二點鐘，敵機二十三架結隊來襲。當時被轟炸的地方是老五園與飛機場二處，一共死傷了三十多人，然而敵人所付給的代價，除了二十多炸彈之外，還有一架飛機，二個戰鬥員。其間一個戰鬥員在危險時用降落傘降落在附近的稻田之中。

一種勝利的興奮使市民暫時忘記了不安，「看飛機去！」一部份愛熱鬧的羣衆大家又踏上了風沙撲面的馬路，被冷落了盤門，這一天在大家記憶裏忽然活躍起來。

飛機落在距離機場一百碼左右的原野裏，機身大部被燒毀，剩餘的只是幾根零落不全的殘骸。機上所有的番號已被警察局方面派人取去。幾個彈下餘生的保安隊士，面上沾滿了泥，向人敘述着投彈的情形及擊落一架的經過，另幾個影子在原野中閃動，他們在找尋着同伴的屍體。

「我們發現敵機的時候，一排人就分散開來，伏在田塍上或溝裏，儘可能的把身體掩護起來。敵機一來就開始投彈，轟轟的一下就是七八個，我們伏在地上，動也不動。炸彈，那傢伙真厲害，落在地上，地上就是一個洞，污泥濺的半天高，我們大夥兒的面上，誰不濺沾了泥？媽的！」「後來，我們的一個弟兄，被彈片打死了，想爲他報仇，可是幾支毛瑟槍，那有用？誰知敵機盤旋了幾週，見我們沒有動靜，放

了胆，突然低低飛下來，離開地面只有幾百尺，我們大家暗暗地招呼着飛機。

「後來，有五架敵機又下來投彈，當他們直降下來的時候，有一架連人都給我們看的很清楚，於是我們不約而同的來了一個「密集射擊」，不知誰的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汽缸，汽缸破裂了，機中的一個人當場炸死，一個人傷了一條腿，從機上跳到稻田裏，中了兩槍。可是，我們也犧牲了好幾個弟兄。」

靜靜的，在這廣漠的原野之中，許多人都靜靜的聽他報告英勇的戰績。說到最後的一句，眼中含有晶瑩的淚珠了。

「不要悲傷，死了一個人，我們無數的人會作你們的後盾，我們無數的人會為你們報仇，鬼子的犧牲今天比我們還大！」

羣衆之中，有人答覆了弟兄的說話，眼前的一幅圖畫，又從悲壯而轉到肅穆。這時他們的一個長官也得從田埂上迂迴地爬過來。

「你們不要灰心，死一個軍人算得什麼！能夠在這一次爭民族生存的戰爭中死去，應該是光榮的，你們要繼續着死去弟兄們的精神，努力下去。」

「是的，隊長！」

弟兄們保持了一個立正的姿勢。

天氣將近蒼茫，大部份人絡繹爬上了歸途，忽然喧嘩之聲，又發現在上空，抬頭一望，糟了，九架敵機又分作三隊來光顧了。大家只得四散的臥在附近的田廬之上。這一次，盤旋有一小時以上，一共甩了二十多個炸彈，地面上所受的損失是幾十碼地的青草和一些虫豸，到是善長巷給炸了一家旅館，還傷了幾個人。蘇州這一天晚間警報沒有解除，電廠停止發電，寄託於電氣發動引率的工業，也連帶停止了，當地幾家較像樣的日報，第二天直到下午三點鐘才出版。

天堂的綺麗，在敵機的威脅下幻滅了。

四 劫後吳門

靜靜的太湖之濱，三十二架飛機一光顧，也捲起了滔天的巨浪。蘇州經着這次的襲擊，不得不變質了。許多紳士淑女，趕快溜之乎也，流連乎靈岩鄧尉之間。一般人民大包小包，扶老攜幼的塞滿了一街。一種流亡離亂的滋味，實在令人覺得悽慘。

敵機七八次的進襲，大小不等的炸彈甩了一二百，全蘇州仍找不出幾個地方有被炸的遺跡，一部份市民才感覺到飛機之威脅也不過如此。另一些人，僅有逃難的充分理由，然而逃了出去那裏弄飯吃，也是一個問題，不得不硬著頭皮跑回來了。到目前，白天的觀前街似乎並不荒涼，只是再沒有從從容容的好整以暇，顯然的，人們的步子加大了不少。

這兒繁榮的救亡運動，因蘇州之變質而高漲了。但是所謂工作，大部份是躲在操語口號上的。在

蘇州，滿街滿巷全是各種五顏六色千奇百怪的標語口號，舊的未褪色，新的加上去。各界抗敵後援會主要的工作也是在宣傳，最足使人不忘的是發行壁報，這種壁報是每天收聽無線電報告的幾條戰事消息，抄錄了托印刷所石印，翌晨分貼四處，其實這東西主要的關係還是在表現了抗敵後援會的所謂工作。如果說報道消息，則買幾張當天的日報貼貼，內容一定豐富的多。人民團體方面，在形式上也是相當熱鬧的。

關於難民收容與傷兵救護這方面，由以紅十字會為主體的救護委員會負責的。難民收容所中成千成百的難民，毫無秩序地生活在一起。既不設法轉送後方生產，又不計劃加以訓練分發服務，人漸漸多，于是把每天規定的兩飯一粥，減作兩粥一飯。傷兵救護最熱心的是一班中下階層的民衆及青年知識份子，然而在物質方面還是相當地缺乏。

五 變質了崑山

車到崑山，正達到了敵機轟炸的時候。

崑山，這是長江流域旁的一個小縣城，介乎太倉、嘉定、青浦、常熟、蘇州的中心。它是歸有光顧亭林兩先生的出生地。

這裏，儘管有閒階級如何逸樂，如何追求物質上的享受，但是詩一樣的環境，他永遠保持了鄉村的好處。市民們永遠在過着他們悠然的生活。「一·二八」時雖然間接的遭受了不少損失，很快就

被恢復了過來。誰想得到，這次民族解放戰爭中，他又遭受了空前的劫難，他支出了爭取自由的最大代價。

敵機的不斷地轟炸使崑山改變了悠然的生活了。平日最熱鬧的南北大街，至此已無一人，城中居民大都遷到四鄉，只有西門東門兩處，還有一點市面，但只限於早晨，一到下午，街上也會靜靜的不見一人。崑山的郵政局，最初遷到西門，後來不知遷到那一個村中，寄信發電，幾乎全成了問題。

縣長溫崇信先生，是復旦的學生，年很青，也很有朝氣，在這樣苦難中的崑山，行政組織還能不十分紊亂。差一點的是民衆組織這方面，城內尚有一些防護團之類，鄉村小鎮之間，根本就不知道民衆組織是什麼東西。

鄉村的民衆組織，接近戰區的各縣，幾乎犯了同樣的症候，不僅談不到組織，連起碼的防衛常識，也都莫名其妙。敵機過境時，聚在一起觀望的也有，拍手狂呼的也有。從都市的人民漸向鄉村遷移之後，鄉村也成了漢奸活動的對象。今天有一個和尚來打聽××的情形，明天有一個乞丐探問××的駐地，總是不足爲奇的。有些較清醒的人民雖知其來路不正，但一來怕他身邊有武器，二來又覺得事不干己，眼睜睜的看漢奸自由自在的來去。

崑山城中的漢奸問題，也鬧得相當嚴重。記者到崑山的那一天，有一處因敵機投彈而起火延燒，消防人員前往施救，竟有漢奸混入其中，將水龍的噴射器毀壞。幸經當場發覺，將其捉住。另一個漢

好在大庭廣衆以藥水傾入茶缸，也當場被捕，更有一個用白毛巾指示飛機投彈目標，因當時未發覺，卒被脫逃。當局方面雖在設法使除奸工作有新的發展，但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問題，如果不將保甲制度辦好了，收效是相當困難的。

六 太倉的浩劫

上海的戰事向外擴展，敵兵結集於瀏河楊林諸口。瀏河一吃緊，日本的飛機就光顧了太倉城。八月的下旬，太倉的民衆們在倉皇中，被敵人的炸彈趕上了流亡之路。嵎太路上，一羣羣男女老幼開始了顛沛的生活。

記者到太倉時，太倉城內除了少數公務人員之外，居民已經逃亡殆盡了。城內，東一處是被炸的陳跡，西一處是被炸的陳跡，彈洞與彈疤到處可見；太倉的縣政府、縣黨部、警察局，都已遭到了敵機的轟炸。

戰爭發生以後，未遭轟炸以前，太倉方面的救亡運動，在黨部的領導之下，表面上也做過不少，但一遭轟炸之後，居民十室十空。對於鄉村的行政，這以後推行也感受著相當不便，原因是平時的政治組織機構，一直沿襲了老法子，通常推動已經很覺吃力，突然來了一個戰爭，老法子那裏會運用得好呢？

太倉的省立師範，那是嵎太嘉寶青等八縣的最高學府，在這兒，每年可以訓練一批優秀的師資，

延續着這八縣文化的歷史，戰後的這八縣却首當其衝，直接間接的損失受了不少，這個學府的恢復，短期內是相當困難的。

然而敵機的寶貴教訓，也鑒使太倉人民不少的迷夢，他們認識了自己的敵人是那一個，在茫茫的流亡途上，記者聽見好幾個太倉人民，在切齒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一顆炸彈抵得住一百篇宣傳文庫的。

那時在太倉一帶的駐軍是×××部，他們的全部隊伍担任了瀏河的正面守禦。黃昏朦朧中，瀏河方面的砲聲密如聯珠。記者赴×××訪該軍的陶處長，詳談瀏河方面的戰事。（大公報）

從上海到南京

昭 邨

從上海到南京，在平常是很容易的事，坐火車，六個鐘頭便可到達，自從上海虹橋事件展開大規模抗戰以來，情形却不相同了！京滬鐵路因為時有敵機侵襲，任意轟炸，我們為避免無謂的犧牲，同時為顧到行旅的安全，白天火車停開，班次減少，因而旅客顯得更擁擠，想登火車，或須提早比全程所需還要長的時間到站上去等，再說捨得上去與否還成問題，旅客或覺不便，然而在軍事時期，這是不能避免的現象，絕對無可非議的。

記者奉社命，要趕快的從上海到南京，因為火車的時問有延誤，所以搭乘私人汽車，於十七日上

午成行，那天正是浦江劇烈砲戰的翌日，晨間的法租界行人稀少，顯得很冷清，我們到善鐘路某處登車，這時大約九點已過，又是一度砲戰，隆隆之聲不絕，突然「砰」的一響，大家吃了一驚！原來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塊剛剛爆發的炸彈片，離炸房屋有幾塊玻璃炸得粉碎。

十一時出發，循善鐘路西行，這一帶因為鄰近華界，所以時已近午，街上沒多少行人，出租界並沒有什麼困難，上海的週圍氣象，絕不是上海租界裏的煩擾紛亂，一望無際青蔥的田陌，除了清鮮的感覺以外，還給人以豐收的喜慰，間亦得見沉毅勇壯的健兒，他們準備保衛我們經濟中心的大上海而搏戰，要為我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而流血，車行一瞬，我們對他們致無限的欽敬與感謝！

由上海到蘇州的途中，有一段路似乎走錯，兜了一個圈子，兩點多鐘到崑山，一行十人，一家小茶館望外的來了一筆好生意，可惜飯已快賣完，菜更不用提了，勉強弄出一頓飯菜來，十個人客氣，大約都沒吃飽，幸虧預先帶了些餅乾，所以午飯之外，大家又加了一些午點，總也算相當豐富！崑山地方很平靜，一般民衆極關切上海戰事，他們殷殷詢問，我們也很誠懇詳細的告訴他們，特別提出空戰的第一天，我們空軍出生入死的搏鬥情形，給他們一種新奇的安慰！我們帶的當天一份本報日刊，被一位當地同業索去，據他說，比昨晚廣播的消息詳多了，他預備拿回去採擇編報，普告崑山同胞，從這裏我們知道內地關懷戰況之切，慚愧的很！本報因為交通關係，不能把報紙運出來以滿足他們的期望，可是我們決定在最近期間設法對戰時軍民盡到我們傳達新聞之責，不使他們長久的這樣失望。

「添煤加水」之後，我們這「無軌列車」繼續向蘇州進發，晴空烈日，加以車中顛簸，使人昏昏欲睡，大家（開車者除外）都在瞌瞌的當兒，突然「嘩」的一聲，大家驚覺，左後輪帶損壞洩氣，車身亦隨之左傾，幸虧帶了兩個預備的輪子，費了半小時的光陰換好，再往前進，車中一估量，我們這一車重量，真是「未可輕視」，連汽車夫六個人，一位一百四十磅，兩位一百五十，一位一百二十，一位一百十，還有一位一百八十（廿三歲）此外再加上五隻中等箱子（有三隻捆在車後）一筒汽油，和其他零碎東西，總有一千多磅，這樣壓迫跑長途，輪胎那得不炸！

過蘇州，未進城，城外安靜，只有旅館因為生意清淡，多半不開門，其他一如平時，後方民衆之鎮靜，於此可見，敵軍飛機近來亦時常到蘇擾亂，經沿途車內粗略的觀察，我們這樣整齊的秩序，決不會受到「寒影響」。蘇州到無錫的途中，壯丁也肩負起後防的重任，他們排列的齊整，行動的迅速，都不下於正規兵，檢查旅客，和易而有禮貌，一切證明他們經過良好的訓練，給我們一行以不可磨滅的印象，相信這新血液一定可以幫助醫療我們民族的創傷。

暮色蒼茫中到達無錫，「小上海」面目依然，不因爲敵機的光顧，而稍有改變，一行下榻蠡園，我們心裏不安的吃了一頓上海租界內所吃不到的豐富晚餐，月夜太湖，儘興流連，恢復了一日來的疲勞，轉天早晨七時，又踏上征途。

過了常州二十里，車子右後輪也壞了，把最後的一個預備輪子換上，車子雖然照常開行，但是從

常州附近到南京還有二百里左右，担心再壞一個輪子，就根本無法前進，車夫心裏大概也這樣想，因之車子開得也似乎加快，跑出八十里左右，輪子卻發燙了，停下來休息了一刻鐘左右，車夫很自信的說：「總可今天送你們到南京！」誰知道跑到距句容十二里地方，前邊右輪連帶胎同時爆裂，往前還有百里，後退也有相當距離，車夫束手無策，自怨自艾的說出發太匆忙，沒有多帶輪胎，大家苦悶，只好在沒辦法中想辦法，找着鄉民僱手推車載行李，同時找來一匹驢子給老年者乘坐，年青的步行，預定到句容，再作打算，大約一小時左右，正要出發，從東來了一輪空的載重車，攔住了接洽之下，居然允以二十元代價，把我們六人連行李運到南京，大家喜出望外的坐上車子，因為無論如何當日可以到京，假如步行到句容，那下文還在未可之數呢。

車子顛橋太陽曬，大家因為高興，誰也不覺得難過，半小時後，湯山一瞥而過，一會兒進了陵園，午後一時進中山門，到了我們的目的地。

這一程費了兩天的功夫，沿途所見秩序之整齊，人心之鎮定，處處表示後方民衆對這非常時代認識的清楚，這於前方軍事，無論直接間接都會發生良好的影響，是可以斷言的。

（大公報）

從嘉定到黃家橋

蕭麥若

一到嘉定，人們便被緊裹在戰爭的氛圍裏了。那是一種緊張，一種嚴肅，一種陰沉所織成的氛圍。

叫你熱，叫你悶，叫你窒息，叫你發慌，叫你的神經纖維一枝枝地抖顫……隆隆的砲聲，不斷地搖撼着你的腦袋，你的背脊，你的心腔；成羣的飛機，轟轟地飛過來，又轟轟地飛過去。間或發來一陣無聲的墜默，倘使你是過分脆弱的成人，你會到有如下拾擲入陰森的地獄里，暗自飲泣的。

寂寞，破敗和慌僻，統治了這座江南的名城。人是逃光了，豬狗等等的家畜也逃光了，只剩下一條條森冷的空虛的街巷，一間間森冷的空虛的房子，只剩下這裏那裏敵機炸彈創造的傑作——牆壁，瓦塊，家具，搗成破碎的一大片。惡臭充滿了空間，那是從我們遭難的同胞們的死屍身上發出來的氣味。我們經過西門外的一條小街道，給一大羣紅頭蒼蠅圍剿着，開不得步了；我的天，世界上有這樣多蒼蠅麼？他們也許是一師團，也許是十師團，或者比這數目還要多些，他們像一團霧，像一羣潮，直向我們的全身包圍，撲打，難道我們給錯認成了死屍麼？我憤怒而且着急。幸好我手裏得有根竹棍子，一邊打一邊走着，好容易才逃出了那可怖的重圍。

在××師的留守處坐了半個鐘頭，在那緊張，嚴肅，陰沉所織成的氛圍裏，我熱，我悶，我窒息，我發慌，我的神經纖維一枝枝地顫抖，我耐不住這個沉重的壓迫，我想暴跳，我想向什麼有來頭的地方衝！現在我們朝着砲聲傳過來的方向出發了。

先走一段短短的汽車路，我們進入了穿插在稻子，棉花和荳田的小泥土路。沿途遇見不少由前方下來的傷兵，有的是騎在擔架上抬着走，大多是因為沒有担架，只好跛行着自己的腿，慢慢移動着。

腳步。鮮紅的血從他們的手臂上，從他們的腳腿下，不斷地往地下滴着，一路上牽着潮紅的線子。我一邊向他們盤問着，一邊就踏着那潮紅的線子向前走。我心裏忽然閃起了紅的光，我覺得我光榮，我覺得我有志氣，我是在踏着戰士的血迹前進呀！

飛機不時在頭上轟叫着，好在沿途都有樹木，躲起來十分方便。大砲聲漸漸地更爲清晰了，團團圍的機關槍聲，也聽得見了。

這時候我趕上了一個走在前面的兵，他一個人在自言自語：

「貪他先人板板，再過幾天看，老子不提住兩個活的日本人來逗他玩一玩，才叫對不住你！」聽口氣，他原來還是我們四川老鄉。我馬上就和他攀談起來。

他原來也是受了傷的兵，不過輕一點，把手指頭打掉了一個，用繃帶把下臂平吊在胸前。他不願意到後方醫院去醫，他是到嘉定去看了朋友，仍然回到他的部隊上去的。

「同志，這一點兒小傷也要進醫院麼？沒得那麼多醫院！痛是真是有點兒痛，可是我熬着，隨便到軍醫處拿點藥敷敷，貪他媽也就對付過去了。你看，再過兩天，我就要把這布條子甩掉，仍舊上前線去打敵人。媽的，日本人算得什麼，刺刀刺進去還是像肉一樣。告訴你，同志，傻瓜才放槍呢。敵人的大砲，磅磅磅！磅磅磅！媽的，給他一個不理！他以為是好事，慢慢地爬到我們工事邊兒來了，殺大家一聲吼，跳出戰壕，跟他衝過去！這時候只有手榴彈和刺刀用得着，媽的，他大砲有卵用！日本鬼子盡是一些怕死鬼，一

看見刺刀，就命都不要地趕快跑，哈哈哈哈哈，我們追上去就是一個個的刺！我們師長的命令，叫我們捉活的，捉一個賞一百塊，媽的，我們不要那一百塊，我們要殺日本鬼子出氣，錢，這個時候還想錢！除掉他是王八羔子！不過，媽的，過幾天等手好了上前線去，殺不完時，也提兩個活的來逗逗玩玩。我倒不是爲那一百塊錢，誰想錢都是忘八羔子！」

我一面應着他滔滔不絕地說着，一面竟喜歡而且感動得流出了眼淚。

一會兒，他和我分得手，向右邊那一條小路走了去。

漸漸地，大砲聲和機關槍聲越加響亮了，在前面不遠的上空，看得見一帶濃濃的煙霧，像疾走的雲。

「這是真真的前綫了呀！」我心裏興奮地叫着。

「那就是我們的駐地，王家橋，再過去那有着樹林的那邊，就是我們的弟兄們伏在那兒打仗的戰壕了。」史指着向我說。

（救亡日報）

戰時的海門

黃露茜

自八一三的確聲掀起我國生存自衛的對敵血戰以來，敵機到處偵察，到處轟炸。通如，崇，海，啓五縣，地當江北濱海的要衝，自然是逃不出敵機的「轟炸範圍」；雖則這裏並沒有軍事設備，可是專以

殘殺非戰鬥員，毀滅文化機關著名的暴敵，也竟以此地做爲擲彈的標的了。

光是如皋縣政府、南通基督醫院、崇中中學，都相繼被炸。啓東也曾炸過一二處。海門倒沒有，敵機在青龍港擲下三彈，都掉在長江中，沒有命中。縣市三廠等重要地方，爲避敵機偵察，房屋的牆壁都塗黑了。人家都搬到鄉下去住，有些學校一因食糧無處接濟，二因怕敵機擲彈，竟不敢開學。××中學雖然仍很鎮靜的說是照常上課，但學生多不敢去，並且校內已住了一大隊兵，是由××開來的。

八月三十、三十一兩日，敵機在青龍港三廠間及新港與其鄰鎮迴旋了十多次，在青龍港投彈三枚，死傷三人，一艘兵艦尾部受傷。

青龍港外口有敵艦三艘，重要一點地方的居民都紛紛搬往鄉下去了。三廠早已關了門，縣市大商家已閉市，情形好像很嚴重了。這裏（虹橋鎮）想來不十分危險，所怕的是敵艦向港內開砲，這兒距江極近。

因交通阻隔，上海的消息聽到的很少。各鄉間無知的百姓，見有兵開到，便紛紛遷避。他們不瞭解這是殺敵衛國的自家兄弟，和從前軍閥混亂擾民的軍隊是不同的。軍隊到後，人們的東西不敢拿到鎮上賣，兵士們有錢無處買物。這只怪我們民智愚陋，太缺乏教育和訓練了。

二十七日在縣市捉到一個日本人，他是從下沙來的，在三廠下車，僱人力車往青龍港，在港邊走了一轉，又坐黃包車回三廠。他不說話，只用手往去處指。到三廠後很多車夫問他：「阿到海門？」他點

點頭。車夫要八角錢，他用手一伸，放出四指，表示還價四角，後來車夫要他出六角，他點了點頭就坐上去。車夫肚子餓了，說：「慢一些走，休息一下。」他說了句：「挨餓。」車夫不懂，心想大概是向前走的意見吧？於是又拉著走了。許多人因其形跡可疑，與常人的態度不同，忙告三廠公安局，但已來不及追了，便打電話到縣公安局去。縣公安局接到報告後，立即派出大批探警，把守著由三廠到縣市的各路口，嚴密監視，後來那輛拉日本人的車子果然來了，這個敵國的間諜，在六角亭邊，被捉住了，翌日即送往專員公署。

敵人謀我已深，它們不僅利用機械化的武器殘殺我前方浴血殺敵的將士，到處擲彈，轟炸我後方手無寸鐵的非武裝的居民，而且更利用漢奸，派出大批間諜，往各地活動，刺探我後方的軍情，一向爲人不注意的海濱一隅，也發現敵國的間諜了，也成爲敵人飛機艦砲的攻擊地了！這是值得地方當局與人民注意的事。

（國聞週報）

蘇州風景線

馮英子

一 從混亂到鎮靜

八月初，上海方面的謠言一天比一天多量的向內地輸送，在附近一百方里以內的居民，有的從都市遷到四鄉，散處於荒僻村落之間，有的從四鄉搬去特區，想在外國旗掩護之下以求苟全。被作爲

國防線上的蘇州，也從沈寂而趨於緊張了。

「八·一六」下午二點鐘的時候，二十三架太陽標誌的飛機，首先向蘇州投下了恐怖的陰影，五點半，繼續飛來九架威脅着這座江南的古城，在老五園，在善長巷，在飛機場，幾十個男女，幾十間房屋，幾十四匹馬，用鮮明的血肉，殘缺的屍體，給付了解放戰爭中屬於蘇州應支出的最初代價。

第一天，太陽出來了，大自然重複光明之後，這古城從緊張而入於混亂狀態中了。街上，擠滿了全無秩序的逃難的民衆，全是橫衝直撞的行李汽車，人力車的價目高漲到十倍以上，商店全都關了門，有幾處警察分所，把城門也閉了起來，情形似乎陷於嚴重的無政府狀態之中。

混亂繼續延長了兩三天，盛行的謠言終於不敢生活的鞭策，在政府之勸告下，商店勉強開始營業，民衆也格續還城中，然而日常的生活必需用品飛漲了好幾倍，特別是平常寄托於火車運輸，更有錢不易買到之感。由於各機關，其全組織的物價評定委員會，事實上除了評定以後，執行不執行也就不管。所以評定儘管評定，比較刁難的商店，依舊我行我素的大漲而特漲了。

一度到目前，幾十天來不斷的天空威脅，幾百顆輕重不等的炸彈，多謝敵人，這萬金難買的實際教訓，卻改變了全蘇州人的生命觀感，砲火的鍛鍊使人發覺過去的錯誤，從逃難的錯覺啓示了赴難的重要，於是，逃難者重返故鄉，畏怯者也敢懷同仇，連天烽火讓古城的羣衆在開始明確抗戰的意識了。

二、關於民衆組織

「一·二八」之役以後，蘇州就被認為國防第一線的，這一次東戰線戰局開展，顯然的，這古城確實成了後方的最前方了。然而這個國防第一線的民衆組織如何呢？

作為江南文化中心的蘇州，在一個一個輕遠的美麗的夢境中間，沒有一個地方領袖想到民衆是應該組織的，想到的，只是如何把民衆鎮壓得伏帖，不反對自己的地位，如何把民衆管理得嚴密，不妨礙自己的利益。記得今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時，民衆確曾被各個地方領袖看重過一時的，那一次看重的結果，「八·一六」敵機投下了第一個陰影，無情炸彈去破了輕遠的夢境，於是大家覺醒民衆組織之需要了。然而時已晚矣，飛機在頭上打轉，子彈在屋頂舞蹈，平日毫無訓練的民衆，逃命不遑，那裏還管得到組織不組織，何況政府與民衆，一向是在各不相關的狀態之下生活著的，急來抱佛脚，那裏能夠？所以，儘管抗敵後援會如何力竭聲嘶，儘管民衆服務指導處如何把工作大綱寫得完善巧妙，而實際參加組織的民衆，竟還是「寥若晨星」。

關於這問題，最近有人提到「為什麼不把蘇州民衆組織起來」的問題，得到地方領袖的解答是：「蘇州民衆胆小，不可靠。」其實，如施以虎豹式的教育，則會與敵人搏鬥，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也會以自己的角來抵抗侵略者，蘇州民衆平日所受的是什麼教育呢？六七年來，站在國防前線的蘇州，民衆組織竟忽畧到如此，地方當局實不得辭其咎。

最近民衆組織問題已在市面還復鎮靜中漸見活躍，但是組織既過於瑣屑，又缺乏中心領袖，在這二重缺點之下，很有許多團體把行動的出發點歪曲了，好像並不是在幹救國運動，單爲自己的團體生存才打算的，造成一方面有團體無人工作，而一部份青年也有投效無門的傍徨狀態。爲使這種矛盾的消除，組織的威力易於發揮，記者覺得組織一元化，應該是蘇州目前最主要的問題。

三 說到行政官吏

假定用一個人來作一個地方的比例，那末地方民衆應該是人的軀殼，而地方的行政官吏則是人的靈魂了。軀殼的行動皆由於靈魂的主宰，地方的設施也皆由於官吏的支配。蘇州民衆的一遇襲擊，即皇皇如也，不能不歸功於地方行政官吏的熏陶之功了。

「八·一六」敵機襲擊之後，在地方政府首先表現的是解散保長訓練。保長訓練是民衆組織中的一種基本訓練，其重要到不在乎術課方面的灌輸，而在於使意識方面的健全然而稍受驚惶負責領導者即宣佈解散，這種有力的意識訓練，將給保甲制度留下多少功績？

其次敵機首次襲蘇的當夜，×長××××××××××，兩人合乘一輛汽車飛般的逃到了光福（？），第二天才悄然回蘇，平日吃飯睡覺，留連於北枕大江，西擁華山的江南美麗古城，一到較危險的時候，立刻撒手離去，不知把乘不起汽車的民衆，置於何地，不知把自己的責任，放在那裏，因保甲制度之辦不好，也就可想而知，這情形造成了蘇州漢奸特多的主因，不管白天或是夜晚，

只要敵機一來，東也發現信號，西也發現信號，第一次敵機來襲所認為目標的，大概多有澳奸事先的通風報信，不然那有這麼準呢？

但以上情形也有例外的，那是孤立於太湖之中的洞庭西山，西山的保甲制度推行極嚴密，特別
是限制避難人的入境辦法執行，更收得相當效果。全鎮到目前避難人沒有超過原有居民數六份之
一，而且這六份之一的避難人大都是老弱婦孺，與西山人非親即眷，一入境即需保證，這種「閉關自
守」的政策雖在大體上說是不見得高明的，但漢奸卻無從寄跡，在目前每處都能如此，未始不是一
個辦法了，可惜僅能行之於西山，於蘇州大勢是無關得失的。這處於後方的最前方的蘇州，除了少數
表面工作外，實際情形竟如此其糟，東望烽火連天的上海，眼前閃現衛國壯士血肉模糊的面龐，真有
「不亦悲哉」之感了。

記者曾訪問過××××××××××負責某人某君，據某君表示，對於不負責任的地方行政官吏，將建議當局，給予嚴厲懲處。這以後，省政府方面首先把蘇州縣長免職，接着第二區水警區長，蘇州警察局長，建設局長，也先後調任，大概各人的調任，於某君所表示的建議是不無關係的。但記者覺得對於一個戰區不負責任的地方行政官吏的處分，不應如此單純，因為調任撤職等等，正給了情死之流的一個悄然離去，置身事外的機會了。

不知在地方行政長官的更易之後，蘇州會不會走上較好的路？

(大公報)

太湖的一角

柳乃夫

在宜興城裏逗留了一週，我們（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就會同宜興各界抗敵後援會調查團的五位同志向縣屬各鄉鎮出發了。

大浦是我們預定的第一個目的地，十一號午後五時，船就靠了岸，在街上站崗的壯丁，把我們引到一所蘆葦蓋的草棚門口，壯丁大隊部的旗幟，在晚風中飄拂着，當面站着一位穿草綠色軍裝，滿手黃泥，忙碌地指揮着挖掘防空壕的中年人。這就是浦南的鎮長。

大浦是個很小的地方，只有一百多戶人家，民衆的生活很苦。因為大浦的中間隔着一條河，所以分做浦南和浦北。這個市鎮靠近太湖，出產品以百合，芋頭爲最多，可是自從上海戰事發生以後，每担三塊多錢的百合，現在只賣到一元半，芋頭在戰前是六個銅板一斤，而現在減低到四個銅板了。

第二天上半天，我們在街道上和茶店裏作口頭宣傳，展開彩色的漫畫，幾十幅烏黑的面孔，向上凝視着演講員的嘴巴，一隻隻粗大的手兒，指對着圖中的人物，他們是非常熱烈地聽着，看着，他們對於國家民族，並沒有惡感，可是，他們感到沒有力量去愛護。因為他們自己終年忙碌着，還解決不了肚皮的饑餓。

十一時，到大浦小學去對小朋友演講，那學校雖然很狹小，建築也很簡陋，可是，那位小學校長，對

於救亡運動卻非常熱誠，看見我們一到，親熱萬分，在緊急集合令下，兩分鐘內，全體學生都集合在一起，一百多個小朋友，那樣有秩序，敏捷，這是我們所少見的。

我們講「小朋友應該做些什麼事」，告訴他們組織宣傳隊，故事會，壁報社，歌詠班，演劇團，演講會等等工作，他們發生了特別興趣，願意努力去實行。

午後二時，我們就在小學旁邊的露天場上，演劇，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死亡線上，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打騙子，團結禦侮，最後唱救亡歌等。正當演得認真的時候，突然，說是飛機來了，弄得全場的觀眾，驚惶失措，我們就抓住這個機會，向他們演講肅清漢奸，防空防毒和救護等常識，民衆受了這個刺激，是更誠懇接受我們的演講了。

晚上，在草棚內（大隊部的辦公室）集合了我們全體的團員和當地的鎮長，大隊長，小學校長，教員，和當地少數旅外的學生，在幽暗的火油燈火下，開着座談會，全場熱烈地檢查了工作，我們又貢獻了許多意見——大補以後的工作方式。他們都很虛心的接受，尤其給我們滿意的，是在我們這次游藝式的宣傳以後，促進了那兒的抗敵後援會分會的成立。

（立報）

滬戰爆發後的南京

章伯雨

八月十三日上海戰爭爆發了，京中人士莫不憤激而興奮；都從精神窒悶中透鬆了一口怨氣，互

報告曰：「到底打了！緣於戰前一週內，中日雙方都在大戰醞釀中，不時露出一些欲死欲活的什麼和平談判之消息也。」

但在此期間，政府已通令公務員從速送眷返里，并可預發一月薪水，於是人心稍顯不安，每日車站及輪船碼頭上，行李堆集如山，萬頭攢動，紛忙不已，至有搶擠登輪而遺落水沒頂之婦女的慘事發生。同時車子——人力車，小汽車等漲價，碼頭脚伕勒索，也就應運而生了。這時新生活運動總會見勢不對，也就派員會同憲警前往維持秩序。市政當局曉諭市民家家須從速掘築防空壕，有的市民便忙着搬家。說來有趣，聽說下關的住戶向城內搬，恐近江先受艦砲擊——其實敵艦事前已全開上海方面去了。城北居民謂政府主要機關及學校均在城北，實非安全地帶，於是搬往城南，而城南人民則亦有向城北搬者，蓋城南人烟稠密，以爲不若城北比較曠闊，好逃難，這是一些知識稍差的市民心理上不安的行爲。市面仍照常的營業，一切也還沒有什麼。

十五日下午一時半左右，城內警報頻傳，市民紛紛向安全地帶逃避，無何敵機三架由東北向飛入京空，飛得很低，其翅上之「太陽商標」隱約可見，我方高射砲向之齊發，而敵機仍徐徐低飛京空，井時以機關槍向下掃射。當時有人說是防空演習，在這時局緊張時期，試試京市人民到底鎮定與否，我和幾個同事也在校中草坪上仰首而望，心中亦以此說爲有幾分道理。同時看頭上飛機飛得如此從容，而且又如此的低，敵機那能如此放膽呢？殆警報解除後，乃知確係敵機，且已有人被擊斃命，聞之不

禁掠一把冷汗，同時心中生了一種不好過的想法。敵人如此橫行，因他們心目中實在太輕視我們了。但當晚即知敵機共來九架，當被我空軍擊落兩架，并於九時左右由目擊者中委張道藩向全國民衆報告擊落敵機的詳情，於是人心大爲安快，驚嘆我空軍相當利害，一鳴驚人。但逃難的人卻多起來了，街上拖兒帶女提包攜箱的婦女，老幼絡繹不絕於途。第二天敵機一日之內計來襲京五次，但均未得逞，且亦不敢低飛如昨天那樣大搖大擺了，足見敵人自九一八以來，從未吃過苦頭，總以爲中國人是真的太不行呢。

京中自十四起宣佈戒嚴的，但各娛樂場如電影院清唱社等亦均如常開業，唯十六日起敵機鬧得片刻不甯，終於全關門了。從此敵機每來擾亂二次，逃的人便多一次，尤其老婦子逃的最爲迅速，提起包袱便走，主人無論如何挽留也不行，她們衆口一聲，「窮人命是好的，給一百塊錢一月也不能幹了。」我們一班住在京中的人，於是吃飯發生問題了，洗衣服也沒有人了，這時街上的吃食店也關了百分之三十左右（據金陵大學物價調查員報告）。十七日下午一時半京中日領下旗歸國，人心又爲之一動，惟均甚安定。八月內自十五起，敵機襲京轟炸，最烈爲十九日及二十六日。十九日下午六時左右來了敵人重轟炸機十餘架，任意投彈，竟轟我首都最高學府之中央大學，理學院大部被燬，女生宿舍又被波及，其他各處亦有受轟炸者。廿六日晨一時左右敵機來襲首都，共有二十餘架之多，分兩次而來，且鬧至三時後方去。當日未敢低飛，在數千尺之高空中，向我京市東南各部人烟稠密之區，亂擲

炸彈及燃燒彈數十枚，中央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大石橋）被燬房屋八十餘間，立法院被轟燬，八府塘平民住宅區死人最多，無辜民衆被炸斃者有母掩其子，兒抱母腰者，尸裂血濺，慘不忍觀。倭寇專事轟炸我文化機關及無辜民衆，實屬世間最爲野蠻殘暴之行爲。

八月一月之內，敵機來襲南京，據好事之紀錄：十五日，計十七日中，警報共二十九次之多，日間到來十八次，夜間十一，警報起訖時間，最長者一刻鐘，最長者爲四點半鐘。

自滬戰爆發之後，京中交通即生問題，輪船火車，都買不着票，公務員有所屬機關證明文件，可以一按號登記，一星期後方可取得八折的票，至一般旅客則買票無門，有日夜臥候於票房之前者。

中央兩個常會——中政及中央——在敵機來京轟炸後，即停開例會，必要時開臨時會。京市黨政軍當局自滬戰發動以來，即努力安定人心，具體工作如準備京市充分的食糧，平定物價，宣傳防空防衛，偵緝隱匿漢奸等。京市平時人口有二三百萬之多，此次逃去約三分之一，其中以婦孺占最多數，所以食糧可以不會發生恐慌問題。唯從上海等地逃難出來的難民，一批一批的來到南京，先後約三四萬人，均未讓入城，收容於下關金城及中央兩大戲院內，每天由市當局主持發給兩個饅頭及稀飯，漸漸分批遣送回籍，京中物價雖有物價平準委員會控制，但因市面蕭條，貨物來源不濟，不無稍微漲價，平日小飯館每元七張或八張飯券，現均一律每元六張了，香烟如美鷹牌每聽平日四角，現漲六角，商店大半停止營業，門面上都貼着「店員返里，暫停業」，尤其是資本較大的商店都關了門，并釘上

了木板。至於一般商店則都「半開門」式的營業，因門板均緊閉，僅開一門，容人出入購買貨物，晚間六七時即完全關歇了。市面猶如過年時一樣清冷，唯無鑼鼓歡樂之聲，且街上晚間行人極為稀少，十時以後行人車馬即完全絕跡了。所有各商店的紅綠霓虹燈全部取消，夜間只有室內有燈亮。南京而今已成靜而暗的城了。

京中在十日後有人發起捐金戒運動，一時頗為熱鬧，大人先生們的太太及小姐們都把他們和她們結婚的戒指捐給國家了，但後來漸漸少了，沒有了。全市童子軍出動捐收廢銅爛鐵，成績極佳，此外各熱鬧地方如公園及街口均由市政府置備愛國捐箱。

京中報紙自滬戰開始後，因紙張來源短少，一律縮減篇幅，每日都只出一大張，各副刊均全部刊載抗日的文章，每日銷路都激增了，蓋關心戰事的人很多。

各機關的人員均照常辦公，大部都遷移至較為安全的地方去工作，所有大建築物的紅頂或有白色的，都一律油漆為黑的了。學校均尚未開學，教育部已通令延至九月廿日開學，暫時學生在京者很少。

廿日以後，有一天槍斃了大批漢奸計十八名，有黃氏父子，父官至某院參事，子現任某部秘書，一般人莫不大為痛快。一個小飯館老闆說，「他們做了這樣大的官，還做漢奸，我們窮人不該個個早去當漢奸了嗎？殺了他的頭示衆才對，槍斃太便宜了他！」可以代表一部份人民心中欲說的話。

娛樂場雖全關門歇業，但秦淮歌女還有少數留京未走的，因而一般送回了太太的先生們，也就乘機來走此「冷門」了。夫子廟的咖啡館，時有他們叫她們在一塊白相，她們目下既不掛牌應唱，亦唯有出條子是她們的出路了。

現在談談每逢敵機來襲時的情形。敵機出動，京中立即發出警報，各區憲警即乘坐瀝職發動以後油漆成灰色的江南公共汽車，沿途站崗，同時京市壯丁亦在旁襄助，路上行人及各種車輛，均立即停止棲息於小巷或街道之旁。登時人絕於途，聲絕於耳。迫解除警報一發，則馬上又紛紛起行，而商店亦隨之開門了。總之南京市民的確相當鎮靜，而防空設備亦相當完備，所以敵機後來也就不敢時常來襲了。

(宇宙風)

從南京到漢口

辛 人

十月廿三日是我們由南京出發赴漢口的日子。因為戰爭的影響，下關的船都沒有一定的開行時間，旅客的擁擠又是意想得到的事，房艙、官艙的鋪位都賣完了，統艙也沒有容得我們的餘隙。結果我們只得買統艙票，每人再加七塊錢租茶房的艙位，Y軍長和X軍的T參議等又不能不買大艙間的客票，價目貴得厲害。

晚上七點多鐘在太古碼頭乘小汽船登「吳淞輪」，因為空襲的關係，連外國船都不敢在下關

停泊，所以必須由小汽船接駁得七八里以上的輪船停泊處。十點鐘「吳淞輪」起碇，看着南京和浦口的燈火逐漸消失在蒼茫的夜色裏，只有那略缺的皓月，却永遠跟住我們，而且越來越清澈。再見了，南京！願我再見你時又多見一些敵機的殘骸！

××軍的丁參議高齡已過六十，然而身體健康，精神飽滿，最使人驚異的是他的談話完全是一個年青人的口氣。在平常，我們青年人和上了年紀的人接觸，總覺得互相間有相當的距離。我只在照片上看過高爾基和年青團員的合照，充滿着自由溶洽的愉快氣分。這種氣分我現在是第一次體驗到了。我一向不相信有所謂「返老還童」的人工妙術，但我現在却得到這樣的一個哲學觀念：凡與歷史的真實吻合行動的人，他會像四季常青的松樹一樣，只會健全豐富而不會老弱。

跟丁參議一起的還有兩位少年同志。一位是十六歲的四川人，一位是十八歲的安徽人。這兩位小英雄使我們減少許多旅途上照例要有的無聊。兩人的容貌和性格都不一樣，然而都有一樣的強固的政治意識和警覺的思想。四川小同志身材十分發達豐滿，眉目也非常挺秀，穿着青黃色的軍服，掛着××軍的隊號證章，他本來在從前××軍裏，也走過了兩萬里的征途。安徽小同志却是滿臉機敏，且有成人的慎重，微笑起來兩隻眼睜合得很小。一個十幾歲的少年會滔滔不絕地跟你暢談各種政治問題，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

「不可思議」的事情多得很多。在南京時有一晚丁參議和一位也是××軍同志的丁君到我們

裏裏坐談，當時東平也在座。L君和東平是十幾年以前在海陸軍就認識的，他現在已有三十幾歲的年紀，可是從容貌和言談看來，誰都要說他是廿歲上下的青年。更奇妙的是東平說L君從前的口吃現在幾乎沒有一點痕迹了。這又是我前面說過的那個哲學觀念的一個明證。我們問起丁玲女士編輯的「二萬五千里」的集體創作的出版情形（記得某報上曾有這樣的記載，）當時T參議就指着L君說：「二萬五千里」就是他編輯的，不是丁玲女士編輯的。可是L君又說後來交把另一位同志去整理了。

還有幾件事就實在有點不可思議了。這是那位四川小同志告訴我的，他說在延安有一個十五歲的孩兒，他的一隻手因為打仗受傷，不能動彈。但是他的頭顱卻像是鐵鑄成的，經過五個人同時揮拳槌擊，都不覺得痛。這位四川小同志親手擊了他一下，拳頭反而腫痛了。還有一位武裝同志，在四年中受了九顆子彈的打傷，有的子彈並沒有擊出來，然而他却康健地活着，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他竟在舌頭下面吐出一顆子彈來，但人却安然無恙。

船裏辦事房有人在吸鴉片烟。四川小同志很奇怪地跑來問我說為什麼船裏可以公開吸鴉片。他說他們那裏是絕對禁止的。不過當他們走過那冰天雪地的高山和渺無人烟的草地時，隊伍裏會有命令叫客人帶燒酒，辣子等物，一遇到凍得不能動彈時，就找這些東西吃喝。

在第二天清晨，船靠蕪湖岸邊時，我們曾經上岸去跑了一趟。蕪湖的街路都是沙土的，沒有一條

柏油路，我們沿過蘇乍鐵路，有一些苦力用獨輪車推著黃金色的礦沙，也有的是兩個人共扛著一盤塊的鑛土。學校只見過「聖雅各中學」和「聖母院」的女子專修學校。我們本國的教育有許多都得讓外國教會來辦理，實在也是意味深長的事情。靠江邊矗立著建築在一座小山崗上的「蕪湖醫院」，磚紅雪白，樹木蔥翠，令人想起古代的城堡。此外就是一片零零落落的矮草屋，住的都是貧窮勞力工人。

船中無事，找了一本「民族解放戰爭的戰略和戰術」（凌青）來看。後半「抗敵戰爭經驗錄」係轉載陳伯達兄著的「國防概論」之附錄（此書署名史達著，在天津出版），伯達曾寄了兩本到香港給我，一份因為當時代我轉郵件的半島書店遭受香港方面的搜查扣留去了，一份幸而落到我手裏，是一位領導東北義勇軍的將士所寫的，但凌青書中則無註明，聞係該書出版時凌青先生已離滬，為出版者疏忽未加。爰誌之以告該書之讀者。

廿五晚船泊九江，又上岸跑了一趟。九江比蕪湖榮華得多，馬路也很齊整，廬山被遮蔽在薄暮的霧靄後面。安徽小同志說這個廬山是不是「廬山談話」的廬山？蔣委員長的廬山談話業已深印在每一個國民心裏，不知廬山真面目，如這位小同志者，也已因廬山談話而知道廬山了。

船到廿六晚才抵漢口。武漢的空氣又和南京不同，市民對於防空甚不在意。防空司令部不斷出佈告叫人們挖防空壕，可是敵機有時晚上來襲時，有的市民竟站在樓上用手機筒向空中照射，這真

令人啼笑皆非了。

(救亡日報)

在後方的南昌

王 孟

全面抗戰的烽煙，傳遍了各地，敵機的天空轟炸，到處肆虐，雖然南昌離上海有四百多里之遠，不在戰區之內，但是也免不了炸彈的光降。在八月的下旬敵機也來偵察過，並且投下來幾個炸彈，雖然大半都落在河中，但是也死傷好多的居民，毀壞了不少的住宅。這是第一次告訴南昌的市民：戰爭是怎樣的一回事？和離含有多少的恐怖性？使他們不能不積極去建築防空壕，和計劃躲避炸彈的去處；同時也使他們知道全面抗戰是關係着每個百姓，就是在很遠火線的後方，也會受到一切的遭遇。現在南昌雖然好久沒有遇到空襲，但是居民已經籌設了防空避難所，並且對於認識各種的警報信號，也有充分的經驗了。

近來許多的傷兵，都由前線運來，使當地的人士更深切地印下了戰時的印象，引起了他們自動地去做治療和救護工作的熱忱，覺得前線兵士為國拚血肉，後方民衆更應該輸財盡力。當地的許多學生都在傷兵醫院中服務，見到有給達姆彈受傷的兵士，手或腿上的血肉腐爛得不堪言狀，情形最慘。這些傷兵，都很忠於他們的政府和領袖，就是在受傷的時候，還是很急切地希望自己痊愈，重上前線去殺敵。新近當局捉到了一個日本的間諜和一個漢奸，還沒收了大宗的款子，真感到大快人心，看

到這樣的民情和士氣，深信日本的侵略顯武，只有加強了我們的抗戰熱情，大家都覺得爲着自己民族爭取自由和生存，就必須一致抗日，持久作戰，總可取得最後勝利。

許多的學校還是照常開學上課，正和平時一樣，全面的戰局倒並沒有使父母們忽視子女的教育的問題，學校當局也不惜一切犧牲，仍舊繼續進行戰時的男女教育，商業當然受到了很大的影響，既無運入，也沒有輸出，不過當地秋收很好，雖然河的水位很高，但是堤岸在幾年前已經統體地修過，很可以擋住高位的水潮，決不致釀成災害，影響到農作物的收割，所以對於食糧的問題，可以無礙。於此覺得我們中國的以農立國，到處有農田土產，正可自給無憂，在戰時還不致因運輸的困難，起了糧食的恐慌。但煤油、白糖、牛油、牛奶和其餘的舶來用品等，因來源斷絕，漲價很高，且亦不容易購得，但是我們對這些舶來奢侈食用的物品，不是我們所必需的。

南昌原本有許多的外僑，但是因爲陸續地避難出境和遣送回國去，已經減少了很多的僑民，有許多外國商人們的妻子和小孩，早已回國去了，但只剩下自己爲着營業的關係，留守在中國。不過，教會裏的外僑，大都很同情於我們的國民，他們留願留在本地而不肯回國去。就是單身的女子，還是留在教會中繼續工作着。有許多外僑也幫助着我們同胞看護傷兵，並且他們也感着極大的興趣，還有許多仍留在教會學校裏教書的，這種海外人士所表示的同情合作，使同胞們的內心中起着異常的感奮！

姑嶺在夏季是一個著名避暑的地方，外僑聚集在那裏的很多，雖然當初抗戰的緒幕在開始，但是那裏並不受着嚴重的影響。外僑住在山上的，也有兩百多人，當時確是非常的繁榮，現在因為氣候已涼，下山的人漸漸多了，所以那裏市面格外的衰落，可以說並不是受着戰事的打擊。（辛報）

日說武漢

袁荃蓀

這幾天，武漢確是羣賢畢至，華北的大學校長和教授，京滬線的劇壇文壇人物都聯袂而來。前些時中旅劇團和怒潮劇社在漢口演「日出」「祖國」「逃難到漢口」等話劇，以及王熙春的王堂春！兩星期前陳獨秀在青年會演講，小小的禮堂塞足二千餘人，今天（十月廿四日）又有羅家倫的演說。梁宗岱三四天前到此，住在武昌。沈從文則和蕭乾同居於珞珈山的東湖旁邊。他們不是埋首在武漢大學的圖書館裏，定是在家努力寫作，精雅的別墅前面是小小一個花園，屋子裏隨便那扇窗可以看見秀麗的珞珈山和環抱它的東湖。聽說他們很難得上街去。蕭乾仍在編「文藝」大公報的副刊。麗尼蕭紅琴和羅鋒合辦一個半月刊「喧鬧」。蕭軍蕭紅夫婦和胡風同編「七月」。此外，程木天和蔣錫全將出一時刊，他們都住在武昌。住在漢口的有胡繩徐步等人，胡君主編一「救中國週刊」。武漢的抗戰刊物也很多，上海來的「抵抗」在這裏仍名「抗戰」，最近的一期還是九月中的第十五期，另外又有一漢口出的「抗戰」，是周刊，形狀和版式的很相似。有一天看見兩位穿黑制服

的人各持竹竿繫一白布上書「抗戰周刊」像遊行示威或請願的行列的先導者一樣，默默地通過江漢路一帶鬧市。這幾種刊物之外，在熱鬧一些的街角牆脚或交通路（漢口的四馬路）一帶書店中，再有「前進」「挺進」「哨崗」「小把戲」「救中國」等等。

「救中國」的編者，因為我有一些知道，所以特別注意，那是屬於小冊子一類的刊物，六開大小，現在僅出了第一期，開場白劈頭第一句是「爲什麼要救中國？」這句話我總覺問得太慘一點，豈武漢人這樣的那個嗎？據說這裏有一椿習慣的豪舉，當長江內起大風暴雨時，武漢人「上黃鶴樓看翻船」，若真有此等興緻，則編者此問亦不得不然。

漢口還算是腹地，故筆者到此一月，僅遇空襲警報六七次，每次亦只一二小時，即能重觀電燈之光明，從地下室出來吐一口炭酸氣，而且警報往往有剎板時光，總是下午五六句鐘，所以暮色將至時和戒不出，便無驚慌不堪從馬路上逃回家的狼狽事情。不過昨天却意外地蒙敵機在半夜裏來玩一次武漢，第一次警報午夜二點鐘光景，四時十分又來，連續的炸彈聲把我住着的樓房震得門窗發響，機關槍高射炮則在上海聽慣，不去管它。在三樓朝西的窗口看見火光一處，似是飛機場那面，今天各報均因警報關係，工作遭妨礙，遲些時出版，那一句「無甚損害……倉皇逸去」我想便可安慰全武漢的人民，讓他們今天晚上不去玩遊戲場，聽漢劇楚劇，早些上牀，補償昨夜의少睡了。

這裏的日報大都每日出一大張，武漢日報、捕獲報和天津搬來的大公報算是鼎足而三的領袖

報紙，此外有漢報及漢口新聞報，銷數也不差。掃蕩報滿紙是「寇」，凡電訊評論中遇到用「日本」或「日」的時候均以倭寇及「寇」代替。小型報最活躍的是「壯報」，在湖北報版的口中變成「壯士報」大概加一「士」字，叫得響點。

報販不像上海的喊「要看到」，「要看到」，而逞喊某某報，有時是「毛澤東打友（日）本的報」，「救國的報」等等，假使在上海人口裏一定是「要看到毛澤東打東洋甯」矣。

這裏電影現時最出風頭的大約是「淞滬抗戰」，「空軍壯績」第一套，第二套，十大本，八大本之類。戲院門口掛着打落日機和俘虜敵空軍人員之相片，圍觀者很多，想上去一定場場客滿了。廣告有油彩亂塗的竹布壁畫，上書「全國首次開映」，「小影戲院每天有映九次十次者，早場兩場在上半天，下午二時起，三四五六七八九，每小時一次，且能看兩套，第一套「上海戰事」，第二套「外國五彩歌舞名片」。

由南京到徐州

張季純

八月二十三日，我們由蘇州到了南京；本來有幾個友誼上的同志，希望能夠到城裏去停留幾天的，但爲了將必要的事務接洽妥當以後就動身，所以便住在下關交通旅社。

這裏和上海非常迫近，戰爭氣氛的影響，當然是不會避免的；何況是首都重地，敵人怎肯輕易放

過呢？不過在秩序上和設備上，對於社會的進步，和政府對抗戰的堅決，却是可以看出來的。

同日的傍晚，我們全體隊員在一個小飯館用晚餐的時候，便第一次遇到了敵機的夜間空襲。最先聽到嗚嗚的警報聲，不久就有當地曾經訓練好的壯丁，在街上巡邏着要各家滅燈封火。偶爾也許有幾家手遲腳慢的，那就會遭到鄰近「漢奸漢奸」的責罵，和壯丁的搜索。大家都靜靜地伏處在黑暗裏，聽着空中札札的機聲飛來飛去，高射砲的劈劈拍拍，就像一種經常的課程一樣，絲毫沒有紊亂和不安的現象。

我們在南京總共住了五天，每天晚上都要或遲或早地遇到警報，燈火管制，和敵機的夜襲。但是結果呢？不但這五天晚上沒有什麼損失，而且就連以前幾次算上，也是非常微弱的。原因是：第一，首都防空設備很完整。第二，敵機一到，我機即起而應戰。第三，南京城內多空曠之地，所投炸彈多無效力，在這樣地利人和的條件之下，當然不能說敵人的夜襲的毫無用處，不過其效力之小却是十分顯然的。自從抗敵戰爭發動後，以至我們來到南京的幾天內，接熟習當地情形的人說，這裏的居民遷往別處的，差不多已有三分之一了。但這些人並不是由于怕死逃難，而是受了政府方面的鼓勵。政府為什麼要鼓勵人民遷往別處呢？就是因為此次抗戰，絕對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完結的，在必要時敵人會來威脅首都，當然是意料中的事。然而無論是受到如何的威脅，政府已經拿定了主意，是決不作絲毫的退讓與迴避，可以犧牲十十年來幾千萬元的堂皇建築，可以使輝煌的首都變成一堆焦土，可是對

於敵人的侵略，却是要堅決抵抗，因而才決定要使一般老弱，及不能參加武裝抗戰的人民離開南京，然後再補充上軍隊和壯丁，來這裏作永遠的守衛。

其次還有一件事情，也是對於抗戰勝利極有關係的，那就是對於漢奸的消除。在以前對於「肅清漢奸」的工作，雖然也有相當成績，可是一般的注目點，却多半偏重在和敵人有直接關係的下層人物方面，至於名義上並非漢奸，而實際上確實是漢奸的人，却還是「鹽蒙虎皮」逍遙自在。但是在目前南京的肅清漢奸工作，已經進展到這個重要的階段，這是在二十六日發生的事，官方一次提出了十八名漢奸執行槍決，其中便有父子二人，是供職院部的高級公務員，爲了自身的私生活不能節制，竟貪圖敵人薄利，做出了寡廉鮮恥遺害國家民族的事來。可是結果呢？他們現在是給槍斃了。從這點零碎的事實上，不是也可以看出我們的首都，是在怎樣使抗戰的力量日趨堅強嗎？

我們陸軍的事務，已經都接洽妥當了；于是在二十八日下午，離開下關向徐州出發。

過浦口，正遇着由北面開來不久的一趟列車，車裏除了一般乘客外，尚有三百多位由平津逃亡出來的學生們。別的乘客都第一次乘了輪船渡江了，他們大約是爲了等候第二次輪船，都一列列地集中在車站公事廳外的房簷下，有人給送來些茶水和饅頭，于是大家在洗臉和吃喝，我們陸軍有幾個人，向他們探詢了平津失陷後的情況，以及他們預計到那裏去，答覆是到了南京以後，聽候政府的指示，希望能給分配點工作。在敘述他們這次顛沛流離的情形時，雖然是很足以使人傷心和激憤，但

在他們一致的態度上却揮脫了學生們在平時最易有的頹喪和暴燥，而變成了沉毅和堅毅，他們倉皇間逃出北平的虎口，天津的租界上却又不讓中國人走進去，上了船受不盡外商的威權等等；他們不但不為這些而悲傷歎息，反之，却正像在這裏找着了天地間的真理一樣。「多難可以興邦，」這些受過了屈辱而流亡向南京的偉大集體，在政府的領導下，一定又是一支復興民族的雄軍吧。

夜裏十一點半鐘津浦車由浦口向北開行，二十九日早晨九點一刻，我們到了徐州。因為洪先生和徐州民教館館長趙光濤先生是多年的故舊，我們便由趙先生指引，在「中正堂」的舞台後邊住下。

（大公報）

我們來到浙江的農村

力羣

因為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做，我便參加了將要到浙江鄉村來做宣傳工作的上海救亡演劇隊。我們是第六隊，一隊十二人，自八月廿八日在敵機的威脅下從南站乘車出發後，當天下午即抵嘉興，一路在松江、石湖蕩都遇到過敵人的飛機，但幸而沒有投炸彈，也沒有用機槍掃射，所以我們和同車的難民總算安然到了嘉興了。

我們原定的是以演劇為主要宣傳工作，歌唱、講演、圖畫為附的宣傳工作，但等我們離開嘉興到了新豐，新豐這兩個村鎮開始工作後，才知道演劇這項工作大大的成了問題，因為我們來到這兩個

鄉鎮都是在嘉興的東南部，敵人從台北飛往南京嘉興一帶去的飛機也都要從此經過。如果我們在白天演劇，勢必要招引大批觀眾，這樣一則怕漢奸趁機搗亂，二則又怕反而給敵機做了目標，因為敵機一來，這些毫無知識的農民一定要紛紛亂逃，那麼敵機就難免要趁機轟炸，或用機槍掃射了。若在夜里，那就更成問題，因為每晚差不多都有好幾次的警報，警報一響就須全鎮頓時熄滅燈火，這樣，那還好演劇呢？

因此，我們不得不變更我們的工作方式了。我們現在所能做的是在茶館裏用講演、談話、歌唱、圖畫向民衆宣傳防空、防毒、防漢奸的重要常識，而且更重要的是勸他們鎮靜，不要逃難，要安心生產。此外我們就幫助村政當局查戶口，幫助鄉民挖防空壕。因為我們是完全和當局合作的，所以我們的收效要比較的大。

新豐和新塍是出產生薑和大蒜的地方，現在因為敵人封鎖了我們的海口，所以他們的生薑和大蒜就只好一堆一堆的堆在家里了。他們向我們訴着苦，我們也就趁機給他們解脫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殘、貪婪和所以要侵略我們中國的原因。

此刻我們已經在鄉下工作了四天了，這四天來我們一隊人白晝忙碌在汗臭的農民當中，晚上睡在蚊子猖獗的寺廟里，苦，自然是夠苦的了，但我們的生活是有意義的，我們的精神是快樂的，我們要在這苦的生活中教育大衆，也教育自己。

（立報）

$$\frac{1700.4}{0331}$$



\$0.20